皇清經解續編

ロ-12
698
303

九族考

德清俞樾蔭甫著

尚書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釋文曰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馬鄭同

按此乃尚書古文家說枚傳亦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堯典正義曰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詩王風葛藟篇正義曰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

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桓六年左傳正義引異義文與此同惟母女昆弟適人者下亦有與其子三字當從之

按此乃尚書今文家說許愼五經異義實主其說而以古文家說爲不然其說曰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康成則駁之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是九族之說古文今文兩家既不同而許鄭兩大儒又各主一說後之學者將何所適從歟乃者今文家說其流別又有三

白虎通宗族篇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也

按此卽夏侯歐陽之說惟於母族合父母爲一而增母昆弟

子此爲異耳然文異而實亦不異也

又曰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

按此言堯時九族父族母族妻族各三合爲九也此今文家之異說不知父族妻族各三其說如何殆亦如母族之例乎

桓六年左傳杜預注曰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竝己之同族

按此亦卽夏侯歐陽之說因鄭康成駁異義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耳

竊嘗合諸說而論之古文家說以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自己之高祖至己之元孫凡九世則非九族乃九世也桓六年左傳孔穎達正義駁之甚詳其言曰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己之所稟承也子至元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元孫者乎又鄭康成謂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孔氏此說至爲明晰姑無論三十而娶之古禮卽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率亦已一百三十五年矣又況所謂元孫者甫在孩提豈便成族必待元孫又有孫

以王父字爲氏而後元孫之族始成此其遼遠豈可以年月計殆必如宋明帝之給三百年期而後可以及之古之聖人何必虛張此九族之名指不知誰何之人爲族也且其說有大不可者自己之子至己之元孫此皆出於我者也則皆我之一族也乃分而四之子則爲子之族孫則爲孫之族曾孫元孫則爲曾孫元孫之族其流弊必有如漢諺所謂舉孝廉父別居三國志所稱冀州之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者此無行誼之尤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矣族者湊也聚也子孫曾元皆吾一體所分乃睥爲四族是散之也非聚之也豈古人立族之意哉孔穎達未論及此是猶舍其大而譏其小也然則九族之說當以今文家爲正鄭康成禮引昏禮請期之辭

及周禮小宗伯職禮記喪服小記篇之文以駁之然彼皆言三族不言九族孔穎達譏之曰三族九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斯言是也愚請舉康成之說而一一駁之康成引昏禮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祰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愚按異姓服皆緦麻亦大判言之耳儀禮小功五月章有外祖父母有從母據祰記下篇小功未卒哭固不可以冠取設有外祖父母及從母之喪亦豈不礙於昏禮乎計父族母族妻族之中惟妻族無礙於昏禮於文不可言二族之不虞故曰三族之不虞也豈得執

此以駁今文家說乎康成又引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愚按小宗伯言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正足以證成今文家說詳見於後至引喪服小記之文則彼言服非言族也夫服止於五而族則有九服之與族蓋有別矣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以是言之服有盡而族無窮卽同姓之中無服之族固已多矣豈得援服制以定族制乎鄭駁今文家說義皆無當故愚於九族之說不從古而從今

或曰今文家九族之說其爲定論乎曰今文家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爲九族此固定論也晰言之爲九族合言之爲三族故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而昏禮請期之辭亦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凡言三族者父族母族妻族也不然族固有九何言三乎鄭康成不達此旨乃援引三族之文欲以折今文之說不知適所以證成其義矣然今文家說合父母妻三族爲族斯固得之而數其所謂九則有不可從者夫父女昆弟不得與父異族也已女昆弟及女子子不得與母之父異族也母女昆弟不得與母之父異族也鄭康成駁之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斯論正矣今文家亦知其不可通故各繫其子言之曰與其子爲一族至杜預竝簡去其母而惟取其子若然則非以其母

爲族以其子爲族也夫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雖父女昆弟已女昆弟已女子子適人之後降其本宗矣乃因一女適人而遂以其家爲我之族此豈近乎人情也哉又況母女昆弟與我更遠歟至母之父母不可分而爲二族也妻之父妻之母亦不可分而爲二族也白虎通以妻父母爲二族杜預注左傳以外祖父母妻父母各爲二族夫妻牉合者也乃分之使各爲一族乎夏侯歐陽之說曰母之父姓母之母姓妻之父姓妻之母姓各以姓言則其語固無病矣而於理仍不可通夫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固人從父之姓不從母之姓以己而推之母與妻亦各從其父之姓不從其母之姓是在吾母與吾妻視之其父族則同姓也其母族則異姓也固已有親疏之別矣而吾乃比而同之以母之父姓爲族亦以母之母姓爲族以妻之父姓爲族亦以妻之母姓爲族是教天下以二本也此豈聖人之制也哉且夫族之爲言屬也相連屬之謂也有父之族則已之昆弟姊妹皆從之矣有母之父母之族則母之昆弟姊妹皆從之矣有妻之父母之族則妻之昆弟姊妹皆從之矣乃別出其女昆弟使自爲族此何理也苟以取足其數而已矣是故今文家之說其言族則是其言九則非是宜別爲之說

夫所謂九族者何也父族四曰高祖之族曰曾祖之族曰祖之族曰父之族母族三曰母之父之族妻族二曰妻之祖之族曰妻之父之族今俱列如左

父族四

高祖父　族曾祖父　族祖父　族父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孫　族曾祖父　族祖父　族昆弟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曾孫

右高祖之族（按族不止於五世姑舉五世爲率而推之於無窮）

曾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孫

右曾祖之族

祖父　世叔父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孫

右祖之族

父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昆弟之曾孫

右父之族

母族三

母之曾祖父　母之從祖祖父　母之從祖昆弟　母之從祖昆弟之子　母之從祖昆弟之孫

右母之從祖祖父之族

母之祖父　母之世叔父　母之從父昆弟　母之從父昆弟之子　母之從父昆弟之孫

右母之祖之族

母之父　母之昆弟　母之昆弟之子　母之昆弟之孫

右母之父之族

妻族二

妻之祖父　妻之世叔父　妻之從父昆弟　妻之從父昆弟之子　妻之昆弟之孫

右妻之祖父之族

妻之父　妻之昆弟　妻之昆弟之子　妻之昆弟之孫

妻之昆弟之曾孫

右妻之父之族

父族從高祖以下母族從曾祖以下妻族從祖以下其於條理頗似秩然卽以行之世俗凡稱謂之間交際之道其與吾母同曾祖者吾則族之其同高祖者吾弗族也其與吾妻同祖者吾則族之其同曾祖者吾弗族也既不失親串之情而凡娶於大族者彼之族雖繁吾所以爲族者自不至散漫而無紀不亦善乎若父族之四皆吾同姓親親之殺禮有明文斯固不待論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二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詩名物證古　德清俞樾蔭甫著

自漢以來說詩者言人人殊未知誰得詩人之旨或如見仁見知各有合也至於名物宜有一定而亦古今異說何哉余就朱子集傳中詮釋名物有異於古者各以注疏舊說訂之朱傳爲學者所宗余亦不敢輒有辯論然既列古今之異則學者可以知所擇矣詩之大義概不之及間及訓詁亦十之一二耳蓋以名物爲主也

關關雎鳩

朱傳狀類鳧鷖按傳箋孔疏均無狀類鳧鷖之說

琴瑟友之　鐘鼓樂之

朱傳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按以琴瑟爲小鐘鼓爲大未詳其說鄭箋則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

黃鳥于飛

朱傳黃鳥鸝也按毛傳黃鳥搏黍也疏則博考異名有黃離留黃鸝留黃粟留黃鸎倉庚商庚鶩黃楚雀諸名無單言鸝者

我姑酌彼兕觥

朱傳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罰也以兕角爲罰也按毛傳但云兕觥角罰也疏則引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即朱傳所本然爾雅云兕似牛不以爲野牛也說文云兕如野牛是古以兕與野牛爲二

𧉧斯羽

朱傳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按疏引陸璣疏作以兩股相切作聲至一生九十九子則疏無此說

采采芣苢

朱傳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按疏引陸璣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然則古說是生當道非生道旁

南有喬木

朱傳上竦無枝曰喬按毛傳喬上竦也不云無枝爾雅釋木上句曰喬又曰小枝上繚爲喬木無枝爲檄朱傳合喬檄爲

一

言刈其楚

朱傳楚木名荆屬按疏引學記注以楚爲荆考說文草部荆楚木也林部楚叢木一名荆也則楚卽是荆古不分爲二言刈其蓼

朱傳青白色按疏引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又云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皆言白不言青

魴魚赬尾

朱傳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按疏云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但言不赤不言其白

麟之趾

朱傳麕身牛尾馬蹄按此本禮記禮運篇疏引京房易傳之文至陸璣疏則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以後凡如此之類苟於古有徵卽不復出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朱傳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按傳箋並無性拙之說疏以爲天性如此亦不言其拙也

被之僮僮

朱傳被首飾也編髮爲之按被首飾也本鄭箋文鄭又引禮記主婦髮髢是鄭意被者髮之假髢以證之是也據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曰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

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髦服之以見王然則編髮與次第髮有別既從鄭義則被爲髮髦乃次第髮爲之而非編髮爲之者

言采其薇

朱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按此不依舊說爲說

于以采藻

朱傳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按疏引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是陸氏以此二種皆爲聚藻朱則專舉其一種言之

三五在東

朱傳三五言其稀按毛傳云三心五噣箋云眾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是朱意三五即承小星而言傳箋舊說則小星喻眾妾三五喻夫人三五非小星猶下章參昴亦非小星也

野有死麕

朱傳麕獐也鹿屬按說文云麞麋屬

壹發五豝

朱傳豝牡豕也按毛傳豕牝曰豝朱作牡豕或傳刻誤也據說文牡豕謂之豵

願言則嚏

朱傳噎鼬噎也按鄭箋噎讀當爲不敢噎咳之噎朱說從鄭也然鼬噎二字本於月令季秋行夏令民多鼬噎據說文鼻部鼬病寒鼻窒也口部噎悟解氣也則二字判然爲二義月令雖鼬噎連文非一病也又據呂覽淮南並作鼬窒則月令噎字或亦窒之叚字矣

睍睆黃鳥

朱傳睍睆清和圓轉之意按毛傳睍睆好貌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朱傳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蹇衣而涉曰揭按毛傳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蹇衣也據爾雅引此經而釋之曰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厲是毛義本爾雅朱亦同之惟涉字爲異

雝雝鳴鴈

朱傳鴈鳥名似鵝按說文隹部雁鳥也此鴻雁之雁也鳥部鴈鵝也此卽今之鵝也而古書每以鴈爲雁混淆無別朱傳所以有似鵝之說與

毋逝我梁

朱傳梁堰石障水按疏引有狐傳石絕水曰梁鴛鴦簍石絕水之梁又引歛人鄭司農注梁水堰而云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葢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

毋發我笱

朱傳以竹爲器按周禮獻人疏云葦薄山有榛

朱傳榛似栗而小按疏引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杼子則所謂小者謂其子小也隰有苓

朱傳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卽今甘草也按疏引孫炎曰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所謂似地黃者非止葉之似而已以葉而論則似荷也

載脂載舝

朱傳脂以脂膏塗其舝按疏云既脂其車又設其舝則載脂爲一事載舝爲一事

傳又云舝車軸也按釋文云舝車軸頭金也俟我於城隅

朱傳城隅幽僻之處按毛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疏云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

髮彼兩髦

朱傳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按毛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朱義似本毛傳然易其文曰翦髮夾囟此在幼小時則然及長大成人未必仍翦髮夾囟也既夕禮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髦之形象未聞又內則注

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毛公生六國時尙能言其大略故云髮至眉此髮卽所謂用髮爲之者故爲可脫之物若翦髮夾囟則不可脫矣

其之翟也

朱傳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也按依周禮內司服鄭注則刻而兼畫者褕衣揄翟也闕翟則刻而不畫

蝃蝀在東

朱傳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按月令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朱傳謂日與雨交豈本此與

素絲紕之

朱傳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按毛傳紕所以織組也總比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是此詩傳箋異義傳則以紕之合干兩章組之祝之爲義此句屬下良馬不屬上干旄鄭則紕之組之祝之各自爲義此句屬上干旄不屬下良馬朱傳織組之說從毛維之之說從鄭似合毛鄭而一之

言采其蝱

朱傳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按毛傳采其蝱者將以療疾不言何疾

綠竹猗猗

朱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按毛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傳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按毛傳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義本爾雅每一字爲一事朱則謂治骨角者切而復磋治玉石者琢而復磨合二字爲一事與古義異

膚如凝脂

朱傳凝脂脂寒而凝者按內則脂用蔥膏用薤鄭注曰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蓋自有凝釋之分非以寒故若寒而凝熱而釋則脂膏一也何以有用蔥用薤之分乎

于嗟鳩兮

朱傳似山雀而小按疏引郭璞爾雅注似山鵲而小雖則佩觿

朱傳觿錐也按疏引內則注云觿貌似錐左執簧

朱傳竽十六簧按周禮笙師鄭司農注竽三十六簧抑縱送忌

朱傳舍拔曰縱覆踊曰送按毛傳發矢曰縱從禽曰送二矛重英

朱傳英以朱羽爲矛飾也按毛傳但云矛有英飾疏引魯頌

朱英謂以朱染爲英飾又魯頌疏云二矛飾之以朱染並不言羽鄭下箋有縣毛羽之說疏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鵝毛矟然亦不以爲卽朱英也

二矛重喬

朱傳矛之上句曰喬所以縣英也按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朱義似本之鄭然鄭以矛矜言矜者矛柄也朱謂矛之上句則未知其在何處據考工記廬人注矛者刺兵也非句兵也似不得有句

褧佩以贈之

朱傳褧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蛛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按毛傳云褧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有女同車傳亦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朱傳因毛義而詳說其制洵善矣然佩玉之制經傳無明文略見於大戴禮保傅篇及周官玉府注所引韓詩說固未易質言也續漢輿服志孝明皇帝爲大佩衝牙雙琚璜皆以白玉漢人近古當有所據知瑀必以玉爲之且有雙瑀朱子謂中組貫大珠曰瑀未必然也

隰有游龍

朱傳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按疏引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

而赤白色

贈之以勺藥

朱傳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按疏引陸璣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冠緌雙止

朱傳緌冠上飾也按內則冠緌纓鄭注曰緌纓之飾也疏曰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是緌爲纓飾

在冠下不在冠上

敝笱在梁

朱傳笱罟也按說文笱曲竹捕魚具也罟网也義別

園有棘

朱傳棘棗之短者按說文棘小棗叢生者言小不言短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朱傳貆貉類按鄭箋貉子曰貆

隰有榆

朱傳榆白枌也按爾雅釋木榆白枌此謂榆之白者名枌非謂榆名白枌也東門之枌篇毛傳曰枌白榆也可證

隰有杻

朱傳其理多曲少直按疏引陸璣疏云爲木多曲少直是言其形狀非言其理

三星在隅

朱傳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

三星在戶

朱傳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按首章三星在天毛以爲參星也王肅述毛意以三星在天爲十月鄭以爲心星也三星在天爲三月之末四月之中朱傳從鄭不從毛然其解在隅在戶則與毛鄭皆異毛鄭之意在天在隅在戶皆以初昏言故毛於卒章云參星正月中值戶也鄭於次章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於卒章云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是毛鄭之意皆以初昏言非就一夕言之而始在天繼在隅繼在戶也

首陽之巔

朱傳首陽首山之南也按毛傳首陽山名也則首陽是山名非謂首山之陽

五粱粱輈

朱傳粱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按疏云輈者轅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如孔疏說則如梁者衡也非輈也衡橫居輈下故如梁輈所以句此如梁者故曰梁輈朱意謂輈如梁於文義似順然天下爲穹隆上曲之梁

游環脅驅

朱傳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按傳箋及疏並無以皮爲之之說又據釋文云游在驂馬背上是不在服

馬背上也疏引劉熙釋名則云游環在服馬背上

有紀有堂

朱傳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按毛傳紀基也無廉角之說又云堂畢道如堂也定本作畢道平如堂則堂訓寬平與毛義有合

黼衣繡裳

朱傳黼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按毛傳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與子同澤

朱傳澤裏衣也按鄭箋澤褻衣也疏引說文襗袴也

子仲之子

朱傳子仲氏之女也按鄭箋之子男子也

南方之原

朱傳以會于南方之原按毛傳原大夫氏箋云南方原氏之女

狐裘以朝

朱傳錦衣狐裘以朝天子之服也按鄭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

蜉蝣之羽

朱傳身狹而長角按疏引郭璞曰射狹而長有角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朱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毛傳斯螽

蚣蝑也疏云釋蟲文今依爾雅說之蜇螽蚣蝑郭注曰蚣蜙
也俗呼舂黍又云翰天雞注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
云蟋蟀蓋注曰今促織也是此三者古不以爲一物

十月納禾稼

朱傳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按鄭箋云治於場而內之囷倉
也

又曰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按疏云
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

宵爾索綯

朱傳索絞也綯索也按毛傳綯絞也絢絞本爾雅釋言文自
是古義朱說未詳所本而近儒焦理堂作孟子正義則頗與

朱合

鴟鴞鴟鴞

朱傳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按毛傳鴟鴞鵂鶹鴟也
疏引陸璣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
麻紩之如刺韄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鸇
鴟是鴟鴞與鵂鶹絕異惟郭注云鴟類又按爾雅鴟鴞鸇鴟
卽繼之以狂茅鴟怪鴟梟鴟或當如郭說與

予手拮据

朱傳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按毛傳拮据撅掘也疏云謂以手
爪掘持草也是此句止說手而不及口

熠燿宵行

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按
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疏引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
燿是古說以熠燿爲蟲名
鶴鳴于垤
朱傳鸛水鳥似鶴者也按疏引陸璣云似鴻而大
食野之苹
朱傳青色白莖如筯按疏引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
羣黎百姓
朱傳羣眾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按毛傳百
姓百官族姓也鄭箋黎眾也
南有嘉魚
朱傳嘉魚鯉質鱒鱗肌出於沔南之丙穴按鄭箋言南方水
中有善魚疏云言善魚以言大而眾多則不以嘉魚爲魚名
在宗載考
朱傳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按夜飲必於宗室本毛傳
文云路寢之屬則毛無此說
整居焦穫
朱傳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按爾雅釋地周有焦穫
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則古不以焦穫爲二地名
何蓑何笠
朱傳蓑笠所以備雨按毛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疏曰
蓑惟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

瘋憂以痒

朱傳瘋憂鬱也痒病也按毛傳瘋痒皆病也

十月之交

朱傳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按鄭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朱傳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按徒搏二語本毛傳文如馮几然則毛無此說

交交桑扈

朱傳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曲食肉食不食粟按疏引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然則青下脫雀字觜下脫曲字

爲鬼爲蜮

朱傳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按疏引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陸疏有二說其言射影即不必含沙其言含沙則射人皮肌非射人影成是貝錦

朱傳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按毛傳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蚘之貝文也是傳箋並言錦似貝不言貝似錦蓋成是貝錦者乃謂成此如貝之錦非謂成此似錦之貝也

不以服箱

朱傳服駕也按毛傳服牝服也
無將大車
朱傳大車平地任載之車按考工記車人大車注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據周禮牛人云凡會同軍旅行投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然則載任謂載任器也
以雅以南
朱傳雅二雅也南二南也按毛傳南夷之樂曰南鄭箋雅萬舞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朱傳俎所以載牲體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按鄭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是鄭意以此俎爲從獻之俎而非尸實之常俎常俎所以載骨體其義已在上章或肆句矣此則止言從獻之俎卽特牲篇所謂主人獻尸實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者也俎中止有燔肉炙肝不載骨體朱解燔炙仍用鄭義而於爲俎孔碩云所以載牲體則非從獻之俎矣
祭以清酒
朱傳清酒清潔之酒按鄭箋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是鄭分清酒爲二物
如茨如梁
朱傳梁車梁言其穹窿也按梁車梁本毛傳文疏引孟子十

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是毛所謂車梁卽今孟子之輿梁朱傳似誤以爲五黎梁輈之梁故有穹窿之說卽彼傳所云穹隆上曲也此有不斂穪

朱傳穪束按孔疏云穪者禾之鋪而未束者

鐘鼓既設

朱傳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按宿設而又遷于下卽鄭箋將射改縣之義惟引大射爲證大射儀實無此文孔疏曰大射不言改縣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是大射無改縣之文孔於此疏又明說其義朱引大射爲證誤也孔引鄉射禮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琴瑟之樂尙遷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孔引鄉射爲證視朱傳爲塙

駾駾角弓

朱傳角弓以角飾弓也按疏云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隱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縮版以載

朱傳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按升

下而上孔疏作升下於上

左右奉璋

朱傳半珪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按此合毛傳鄭箋而一之也毛傳半圭曰璋疏云傳唯解圭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鄭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云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故知璋是璋瓚然則此經毛鄭異義當分別言之

其灌其例

朱傳栰行生之也按毛傳栰栭也

經始靈臺

朱傳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按鄭箋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不日成之

朱傳不日不終日也按鄭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

公尸嘉告

朱傳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按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疏曰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

陟則在巘

朱傳巘山頂也按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毛意陟則在巘復降在原卽皇矣篇之度其鮮原彼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用爾雅文也此傳亦云然葢以鮮巘同也爾雅山頂冢不名巘

如壎如篪

朱傳壎唱而篪和按毛傳如壎如篪言相和也疏云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無壎唱篪和之說

寧爲荼毒

朱傳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按孔疏云荼苦菜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是舊說分荼毒爲二也荼雖味苦而非毒物良耜篇以薅荼蓼朱傳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荼毒也然此荼又非苦菜

王命傳御

朱傳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按鄭箋傳御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鞹革金厄

朱傳金厄以金爲環纏揾轡首也按金厄毛鄭異義毛云厄烏蠋也疏云以金接轡之瑞如厄蟲然也鄭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揾之疏云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揾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是從毛義則不以爲金環從鄭義則不止在轡首朱傳乃合毛

鄭而一之

告于文人

朱傳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按毛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如彼棲苴

朱傳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按棲苴毛鄭異義毛云苴水中浮草也疏云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鄭云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疏云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是苴之義雖可通而毛以爲在水中鄭以爲在樹上其義迥別朱傳乃合而爲一以理言之在樹上者可以落在水中在水中者必不能復棲木上也

莫予荓蜂

朱傳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按毛傳荓蜂摩曳也疏云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卑夆古今字耳

拚飛維鳥

朱傳鶉鷂之雛化而爲鷹按鄭箋鶉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疏云題肩是鷹之別名朱傳化鴞之說似即鄭義然鄭義孔疏亦云未詳

徂隰徂畛

朱傳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按鄭箋隰謂新發田也畛爲

舊田有徑路者
有噴其饁
朱傳噴衆飲食聲也按毛傳噴衆貌是毛意以爲饋饟者衆
犧尊將將
朱傳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按此則王肅說孔疏
述王肅義言背上負尊不言鑿背受酒
二矛重弓
朱傳二矛夷矛酋矛也按毛傳重弓重於弰中也箋云二矛
重弓備折壞也疏云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
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
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
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
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
綏我思成
朱傳引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按今
鄭箋作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鄭箋安字蓋
即安而后能慮之安安我心所思而成之所謂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也朱以鄭有脫誤改正其文未必得鄭義其易
心字爲以字則更所未詳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士昏禮對席圖　德清俞樾蔭甫著

經曰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注曰豆東菹醢之東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

注曰饌要方也

設對醬于東

注曰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

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三終　長沙王先謙　善化劉肇鐸　校

注曰啟發也

樾謹按以經注觀之對席對饌一一如繪而賈公彥疏亦復明白自宋以來好爲異說於是有敖繼公集說之說有楊復儀禮圖之說至　本朝有沈彤儀禮小疏之說有張惠言儀禮圖之說有鄭珍儀禮私箋之說言人人殊今先列賈疏次列諸說

賈公彥說

注豆東菹醢之東釋曰醬與菹醢俱在豆知不在醬東者下文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醢東也

注饌要方也釋曰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也

注對醬至特俎釋曰堉東面設醬在南爲右婦西面則醬在北爲右皆以右手取之爲便故知設之當特俎東也

菹醢至于北釋曰云設湆于醬北者案上設堉湆於醬南在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醢東也

黍之南特俎出于饌北此設婦湆于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得要方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

樾謹按賈疏皆依經注爲說無大乖錯惟經明言設湆于醬南而疏言在醬黍之南增出黍字不知何據疑本作在醬豆之南傳寫誤作黍非賈意也

敖繼公說

贊者設醬于席前至腊特于俎北　敖云菹醢在醬北南上也別見魚腊則此俎云者指豚俎也經蓋因文以見特俎之位也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凡俎數奇

故以其下者特設之

樾謹按俎入設于豆東此俎字自指豚魚二俎而言云魚次則豚在前可知矣又云腊特于俎北此俎字亦指豚魚二俎敖謂專指豚俎則腊俎專當豚俎北端腊俎豚俎直於席前為一列矣何以言特乎

贊設黍于醬東至設湆于醬南　敖無異說故不錄

設對醬于東　敖云下文云設黍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

樾謹按敖氏見夫席之醬在黍西而以為婦席之醬必在黍東於是置此醬於特俎之東北而夫婦二席不相值矣此其大誤之所由生也

湆醯在其南北上　敖云二豆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也

樾謹按在醬南不誤在特俎之東則太偏北矣此夫婦二席所以不相值也

設黍于腊北其西稷　敖云腊北即醬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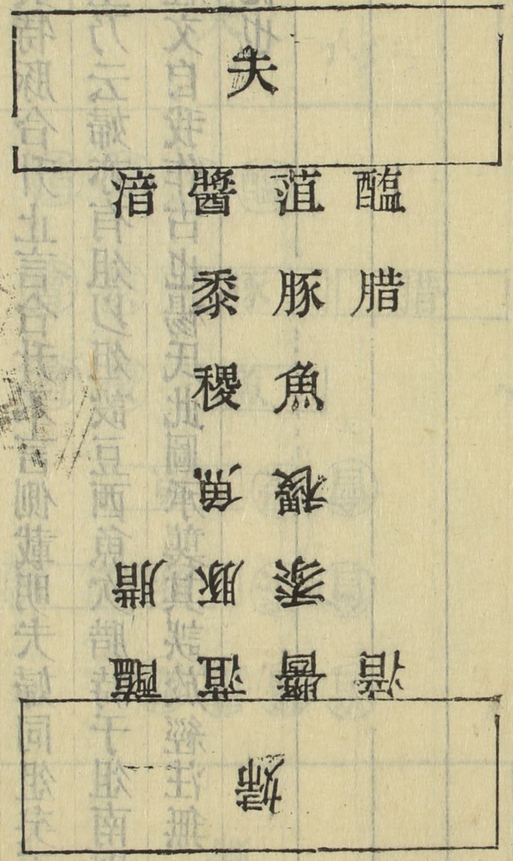
樾謹按黍在湆西而非在醬西敖氏誤

設湆于醬北　敖無異說不錄

御布對席　敖云對席婦席也此於壻席為少北不正相向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對醬之類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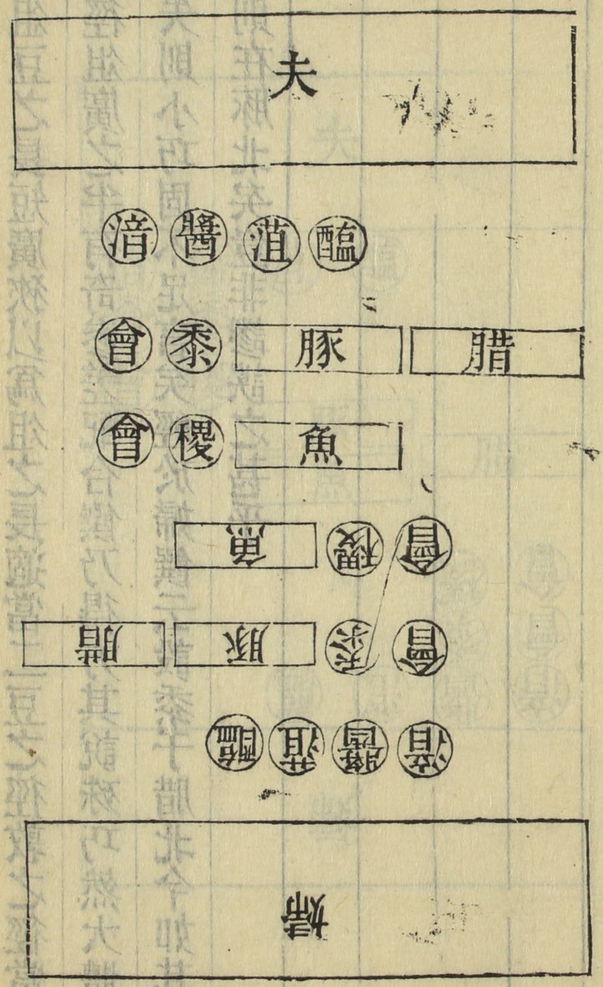
樾謹按依敖說推之則婦席之於夫席相去過半矣非止少北而已也其為違失不亦甚乎古今之禮雖殊而人情則一新昏夫婦必取相對相當無此布席之法也

又按敖氏集說本無圖故不敢補爲之圖而詳錄其說若楊氏以下則各有圖觀其圖則其說自見故不詳其說而各如其圖以辨其說之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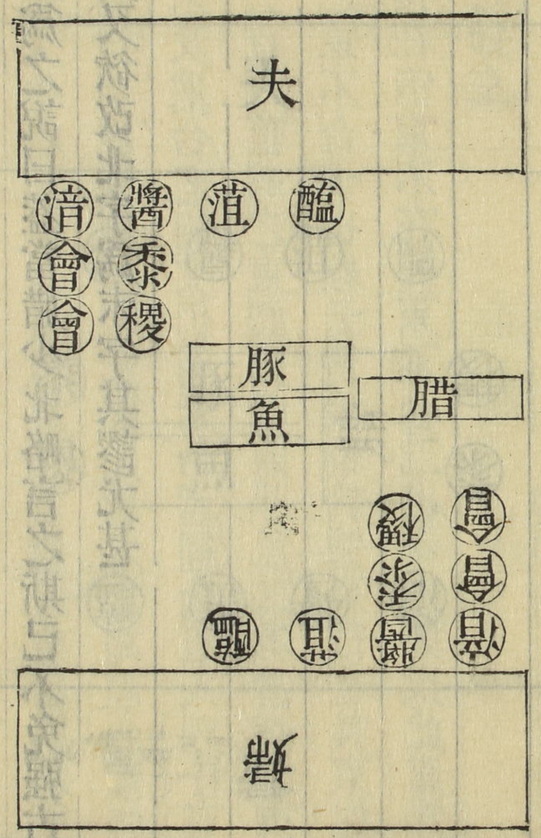
樞謹按下文婦饋舅姑之禮云特豚合升側載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而此經上文陳三鼎其實特豚合升止言合升不言側載明夫婦同俎矣而李氏如圭乃云婦亦有俎以俎設豆西魚次腊特于俎南則是增益經文自我作古也楊氏此圖承襲其誤於經注無一合不可從也

沈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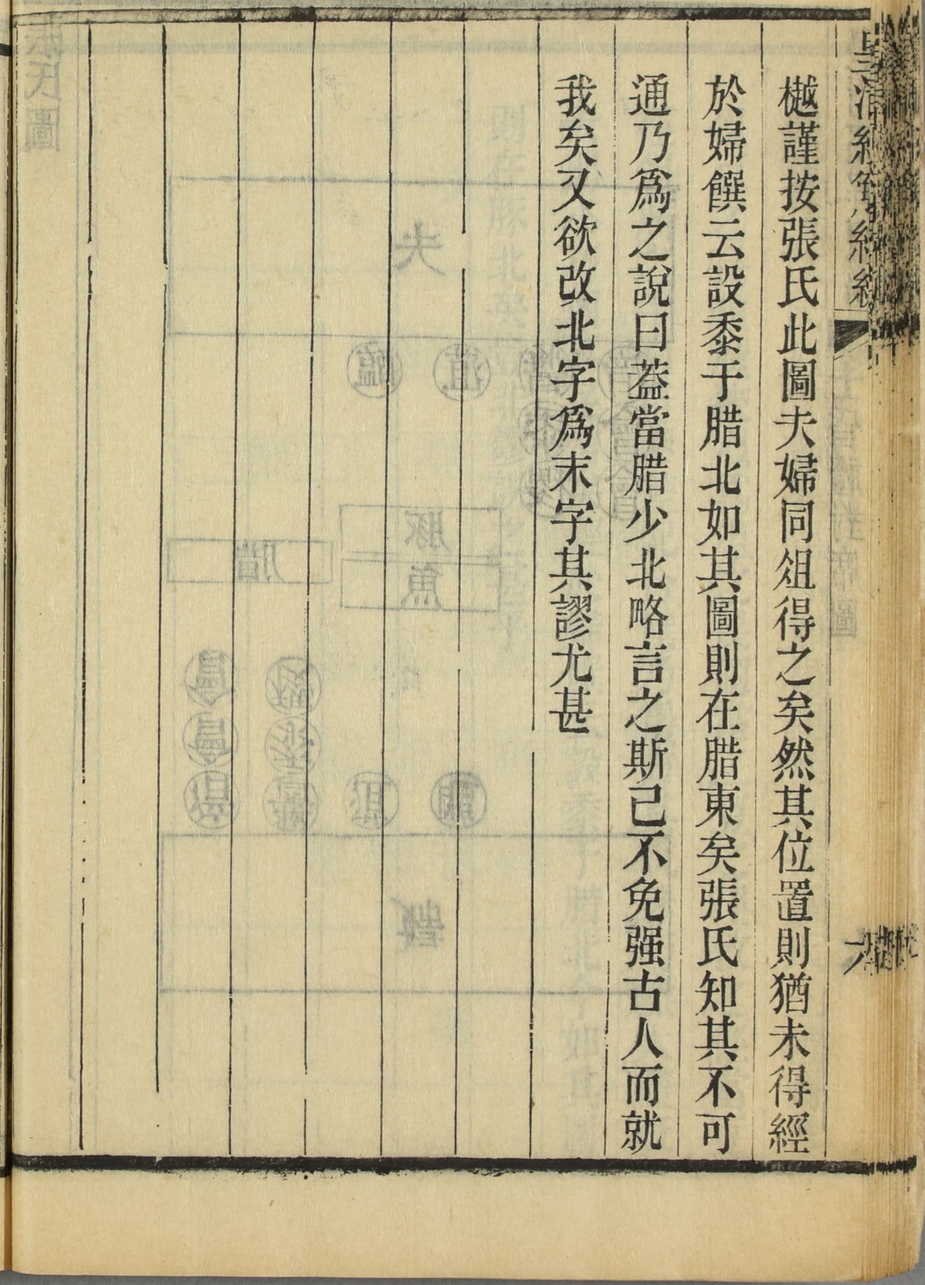


樾謹按沈氏以夫婦異俎亦如楊圖惟其據聶氏三禮圖考俎豆之長短廣狹以爲俎之長適當二豆之徑敦之徑當豆徑俎廣之半有奇參差配合饌乃得方其說殊巧然大體既失則小巧固不足言矣經於婦饌云設黍于腊北今如其圖則在豚北矣豈非謬誤之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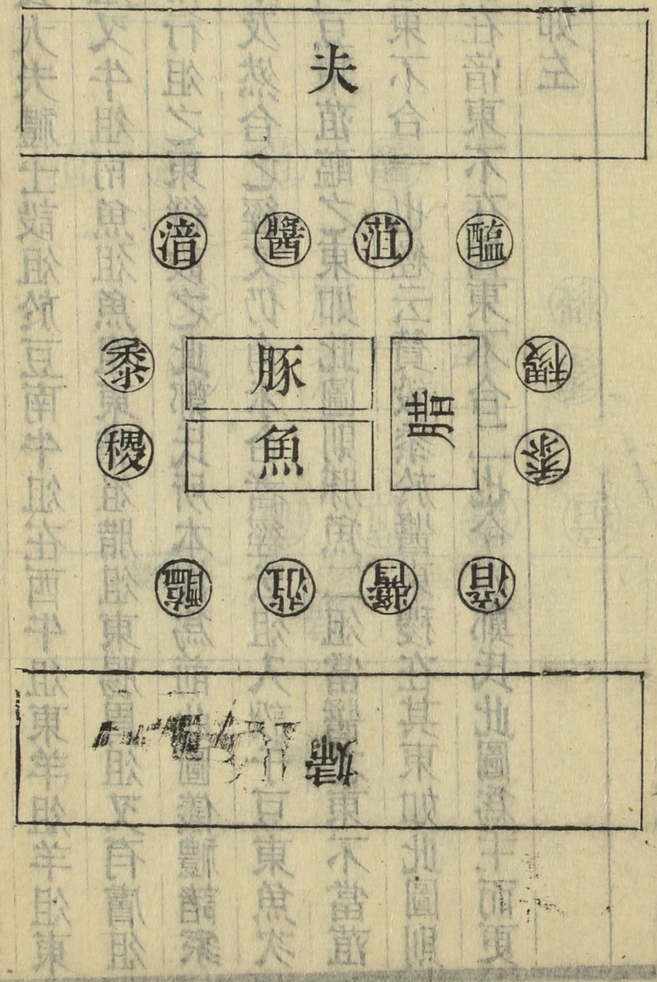
張氏圖



檃謹按張氏此圖夫婦同俎得之矣然其位置則猶未得經於婦饌云設黍于腊北如其圖則在腊東矣張氏知其不可通乃為之說曰葢當腊少北略言之斯已不免强古人而就我矣又欲改北字為末字其謬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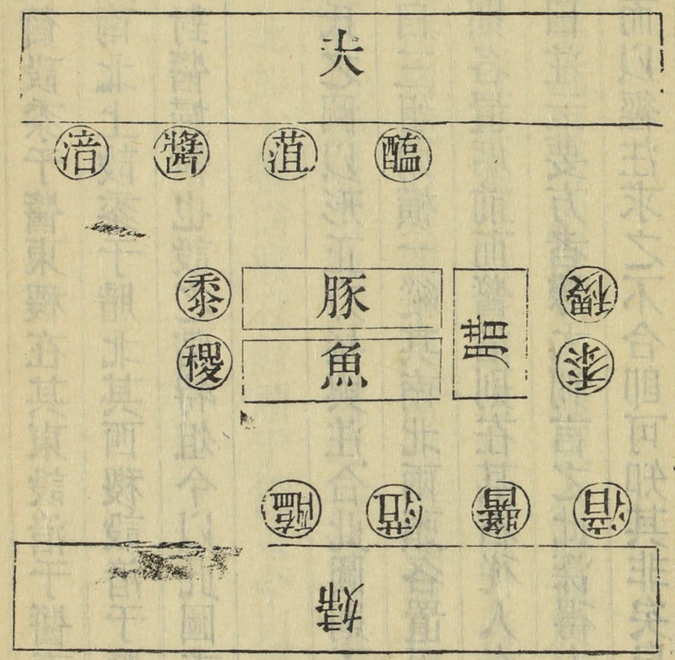


鄭氏圖



檢謹按鄭氏此圖其功在羽特俎之縱設按孔氏曲禮疏云公食大夫禮士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此鄭氏所本洵為前此圖儀禮諸家所未及然合之經文仍有未合者經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注云豆東菹醢之東如此圖則豚魚二俎當醬之東不當菹醢之東不合一也經云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如此圖則黍稷在涪東不在醬東不合二也今以鄭氏此圖為主而更定之如左

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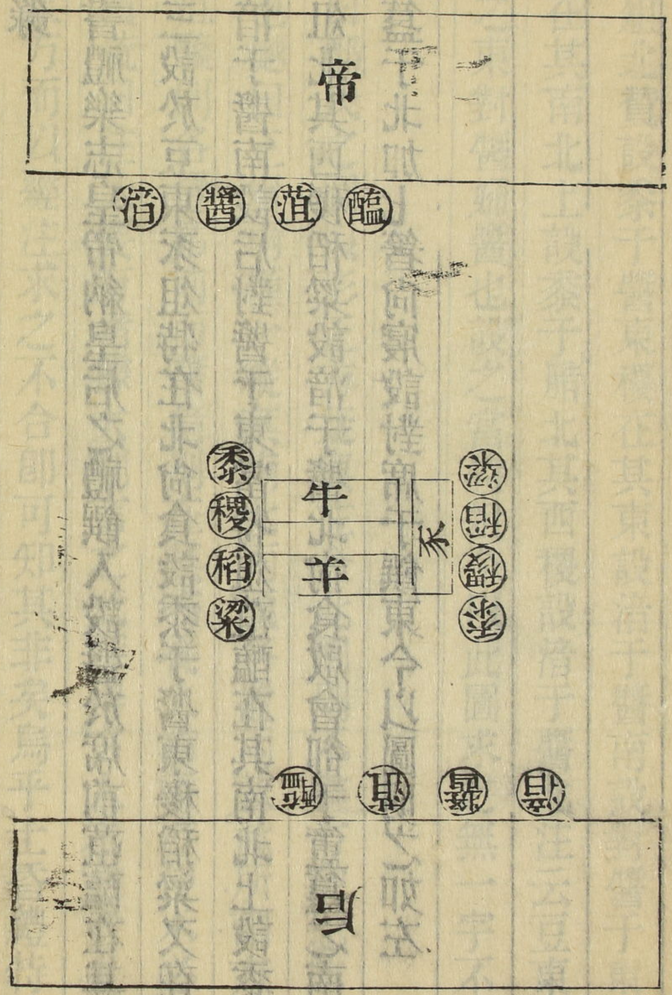


經云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涪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涪于醬北注云豆東菹醢之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今以此圖求之無一字不密合

或曰鄭氏之圖以形正方疑與注合此圖則不盡方矣恐非注意也樾曰三俎兩橫一縱其南北兩頭各置兩敦此所謂方也若菹醢則各置席前而醬涪則在其右從人右手之便不必方也賈疏曰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言之此深得古人之意者也鄭圖正方而以經注求之不合即可知其非矣烏乎士昏禮特儀禮之一篇而夫婦對席又止昏禮之一事然考定之難如此是故儀禮難也

附錄

唐書禮樂志皇帝納皇后之禮饌入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豕俎特在北尚食設黍于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涪于醬南設后對醬于東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涪于醬北尚食啟會卻于簠簋之南對簠簋于北加匕箸尚寢設對席于饌東今以圖明之如左


帝
醯
醬
酒
黍
稷
稻
粱
牛
羊
豕
魚
腊
鮮
腥
芼
薤
韭
昌
麋
鹿
麇
野豕
家豕
雁
鶉
鷃
雉
鴽
鳧
鶴
鵠
鴈
鳩
鴽

禮記異文箋　德清俞樾蔭甫著

儀禮之有古文今文也胡氏承珙爲作儀禮古今文疏義周禮之有故書也徐氏養原爲作周禮故書考辨別異同有功經學然鄭康成注禮記亦間存異文前人未有考究者輒作此箋以補其闕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注學或爲御曲禮

按此異義非相通也御當訓侍月令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內則篇冢子御食鄭注並曰御侍也宦字鄭訓仕若與御連文則不當訓仕宦也御也皆以卑幼事尊長之名國語越語與范蠡入宦於吳韋注曰宦爲臣隸也卽此文宦字之

義國策齊策令長子御高注曰御侍也卽此文御字之義

席閒函丈注丈或爲杖

按假杖爲丈愚所謂文增者也說詳余所著弟一樓叢書九之五此自當以丈字爲正正義引文王世子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其說甚明可無異議矣王肅好與鄭異據作杖之本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夫手容必恭古人用杖指畫出何經典且五十杖於家未及五十不得用杖又將何所指畫乎

斂髮毋髽注髽或爲紒

按周禮小子掌祭祀羞羊紒羊殽肉豆鄭康成注紒讀爲髮羊髮者所謂豚解也大司徒羞其紒大宗伯以紒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紒先王鄭注並以紒解釋之釋文或音託歷反或音他歷反皆卽髮字也據說文髮髽同字而儀禮聘禮記注云古文紒爲髽是古文紒紒通用然則髽之或爲紒猶紒之讀爲髮矣鄭此注云髽髮也毋垂餘如髮也然經云毋髽不云毋如髽則從或本作紒而從釋文解作餘謂收斂其髮不使有餘義亦得通

跪而遷屨注遷或爲還

按此異義非相通也還當讀旋轉之旋謂旋轉其屨也此竝可明解屨之法葢解屨置階側屨頭宜外向便出時取著也乃既爲長者所送不得不鄉長者而屨則內向非外向矣故必跪而旋轉之也作遷無義似當從作還之本

共飯不澤手注澤或爲擇

按射義曰澤者所以擇士也是澤擇音近義得相通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或爲予

按予與義通古書往往通用詩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作此維予宅干旄篇何以予之論衡率性篇作何以與之采菽篇何錫予之白虎通考黜篇作何錫與之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君孰予足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士或爲仕

按士仕古通用周禮載師士田注士讀爲仕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又云夫士也仕士實一字

筴爲箠注筴或爲著

按此乃文異無足深論凡若此者皆不具說

立視五嶲注嶲或爲巂

按巂字不見於說文其字蓋從巛得聲說文巛讀若易瑣瑣則巂字古音亦與瑣相近矣說文有孋字從女嶲聲讀若墮按墮與瑣並歌戈部中字從嶲聲者得讀若墮則亦得讀若瑣故通作巂也至以後世音讀言之釋文嶲惠圭反而巛字玉篇又音才規切則兩字之音更近矣

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

按公羊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心左穀經文世並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衞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苞屨注苞或作菲

按此亦文異也鄭本作苞苞乃草名謂以蘧蒢之草爲喪屨也或從本作菲則菲卽是草屨荀子正論篇菲對屨楊注菲草屨也言菲又言屨與荀子同

素簚注簚或爲幕

按簚本作幭從蔑聲幕從莫聲蔑與莫一聲之轉僖十年左傳蔑不濟矣猶言莫不濟矣成十六年蔑從晉矣猶言莫從晉矣幕亦相通

晉矣蔑莫相通故幭幕亦相通

畛於鬼神注畛或爲祇

按祇與畛通猶與振通及與震通也內則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尚書無逸篇治民祇懼史記周公世家祇作震皆一聲之轉也玉篇耳部聜之忍切引禮記聜於鬼神亦作畛然聜畛皆後出字說文有診字其字從言當爲爾雅釋詁畛告也之本字此經亦當作診畛祇並假字耳因畛祇二字又變爲聜聜二字愈失其眞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是或爲氏

按是氏古通用儀禮覲禮太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周禮射人注引作太史氏右漢書地理志至元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後漢書李雲傳五氏來備李賢注曰是與氏古字通

布幕衆也縿幕魯也注幕或爲幦檀弓

按幦與簚通曲禮篇素簚訓覆笭玉藻篇羔幦亦訓覆笭是

也簏或爲幕故幕或爲髆髆也簏也幕也皆以物覆蓋其上之名故覆笭謂之簏亦謂之幕覆棺謂之幕亦謂之髆

華而睆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按睆與刮一聲之轉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曰故書刮作挩是其例也疑此睆字挩讀爲刮故舊說以爲刮節目正義以睆睆然好說之非古義

衽每束一注云衽今小要衽或作湆或作縟

按此存異文非相通也疑古者棺不用小要但以皮束之每一束輒加湆故或作湆或作縟縟湆同義史記貨殖傳木器髹者千枚顏注曰以湆湆物謂之縟

杜蕢自外來注杜蕢或作屠蒯

按漢書古今人表楚杜敖師古注卽堵敖此杜通屠之例說文聵從耳貴聲或作聲從殸此蕢通蒯之例蒯乃俗字依說文本作蔽也

與其鄰重汪踦往注鄰或爲談

按鄰與談不得相通疑鄰字古假燄爲之闕壞爲炎又誤加言旁耳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注陳或作陵楚人聲

按此則鄭已說之矣然愚以爲未必然也下文朝不坐燕不與云云則工尹商陽名位甚微與陳弃疾並追吳師則弃疾與商陽名位必相等若公子弃疾則恭王之子而靈王之弟也豈得與微者共事乎況鄭說此事謂卽魯昭十二年圖徐

懼吳之事是役也弃疾不在軍中正義謂弃疾不與圍徐是也然則鄭說固無據矣據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然則或本作陵者疑脫一尹字當作工尹商陽與陵尹弃疾追吳師陵尹弃疾卽陵尹喜一名一字周易損六四曰損其疾使遄有喜取此義也

齊莊公襲莒于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

按奪或爲兌者亦聲近也說文攴部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從攴兌聲今書作奪此卽奪兌聲近之證至隧奪之殊乃左傳與禮記不同非禮記異文凡若此者皆不具說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或爲定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然則此邾婁考公之爲定公或亦避諱所改與

行竝植於晉國注植或爲特

按植特聲近古通用詩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作實維我直禮記少儀篇不特弔爾雅釋水篇士特舟釋文並云特本作犆皆其例也荀子正論篇豈特元之耳哉呂覽分職篇豈特宮室哉楊倞高誘注並云特猶直也亦其例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爲妥

按退妥一聲之轉玉篇肉部腿他儻切本作骽古從骨妥聲

今從肉退聲此退妥聲近之證 文十二年左傳集解曰古名
退軍爲綏亦其例也
叔仲衍以告注衍或爲皮
按上文叔仲皮已死矣何得又云叔仲皮以告衍或爲皮義
不可通皮疑反字之誤莊子秋水篇是爲反衍反與衍本蠱
韵字漢書郊祀志鄜衍注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阪間爲衍阪
謂之衍亦一證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凡穆或作繆
按史記魯周公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
作繆蒙恬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也故立號曰繆然則秦穆公亦繆公也

百畝之分注分或爲糞王制
按孟子正作糞趙注卽以糞字解之鄭此注不爲糞字作解
則雖存異文而不從也
以訊馘告注馘或爲國
按說文虫部蟈或體作蜮此卽馘或爲國之例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注卽或爲則論或爲倫
按詩終風篇願言則嚏羣經音義引作願言卽嚔荀子性惡
篇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楊注曰論或爲倫
周人義國老於東膠注膠或作綠
按說文球從玉求聲或作璆從翏聲求翏聲同故膠得通作
綠也

月令所載今月令之異
禮記異文也故不具說

遂興機而往注興機或爲餘機曾子問

按詩權輿篇餘與興爲韵廣韵九魚興與餘皆以諸切
然後飯腥而苴孰注苴或爲組禮運

按苴組同聲例得通用然儀禮既夕篇陳大遣奠之事云組
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注云魚在羊東腊在豕東是大遣
奠有魚組羊組腊組豕組又有鮮獸特組則從或本作組亦
通也

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爲倪

按藝在脂部倪在支部然宣二年左傳使鉏麑賊之說苑立
節篇作鉏彌麑從兒聲得通作彌則卽支部字通於脂部之
例也尚書堯典歸格于藝祖大傳作歸假于禰祖藝與禰通
然則藝通作倪猶彌通作麑矣釋文云倪五計反視也似讀
爲睨愚謂當讀爲端倪之倪

瘞繒宣祝嘏辭說注繒或作贈

按繒帛也然此繒字則非謂帛乃是埋幣帛之名鄭注云埋
牲曰瘞幣帛曰繒幣帛上亦當有埋字蒙上句而省耳孔氏
正義曰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若然則鄭
何不卽從作贈之本乎愚疑經注皆有誤經文本作瘞贈鄭
注本作埋牲曰瘞幣帛曰贈其繒或作贈當爲贈或作增葢
贈其本字增其假字釋文云本又作增此卽鄭所見或作本
也後人誤會鄭注不知其蒙上而省埋字疑幣帛當曰繒不

當曰贈遂改曰贈爲曰繒改贈或作增爲繒或作贈而經文
之瘞贈亦改作瘞繒矣夫繒既舉所埋之物則所瘞者亦宜
舉其物經當云牲繒乃可耳何言瘞繒乎與瘞對文知其是
贈非繒矣正義埋告贈神之說必是皇侃熊安生舊語因孔
氏作正義時經注已誤作繒故以繒之言贈沾益之然猶賴
此數語可見鄭本之舊

天子以德爲車注車或作居

按爾雅釋草望乘居釋文曰居本作車莊子徐無鬼篇若乘
日之車釋文曰元嘉本作居是車居聲近相亂詩何彼禮矣
釋文曰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
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
不同然觀古書車居之混淆則車有居音亦古矣

犧尊疏布冪注冪或作幕 禮器

按冪幕一聲之轉然觀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及公食大夫禮
注並曰今文冪作冪詩絲衣箋舉鼎冪告潔釋文亦曰冪本
作冪疑此注當云冪或作冪非作幕也此經冪字釋文作幎
云本又作冪即鄭所見或本也

燔柴於奧注奧或作竈

按風俗通祀典篇引此經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
老婦之祭也字正作竈即鄭所見或本也

詔侑武方注詔侑或爲韶囿

按侑囿竝有聲詔韶並召聲故得通用釋文作詔囿云本亦

作詔圓葢圂誤作圜又譌作圜耳圜侑異聲不得通也

必先有事於類宮注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

按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故鄭注曰類宮郊之學也其字之或作郊宮殆亦以此然愚以爲郊宮非卽類宮也大戴禮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然則周文王廟有蒿宮之名襄十二年左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注曰周廟文王廟也是魯亦有文王廟郊宮卽蒿宮也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曰故書郊或爲蒿郊與蒿通是魯之郊宮卽周之蒿宮矣蒿爲宮柱之說不足信蒿者高之假字蒿宮者高宮也文王之廟尊而尙之故曰高宮也呂氏春秋仲春紀以大牢祀于高禖注曰郊與高音相近故或言高禖高禖卽郊禖則郊宮卽高宮矣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文王之廟若類宮則大學也與上帝何涉而必先有事乎宜從或本作郊宮讀作蒿宮訓爲文主廟庶得其實

又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經文本作郊宮鄭注本作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作類宮後人多聞類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之郊爲類又改注文以從之而詩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類宮重複而不可通矣愚按王說亦良是王制明堂位並有類宮之文釋文並曰類音判而於此經則

曰頖宮依注音判夫曰依注音判者經字並不音判依鄭注讀之則音判也疑陸氏所據本尚是郊宮因鄭以爲卽詩所謂頖宮故讀作判耳今本釋文已爲後人所改非其舊也

故禮有擯詔注詔或爲紹

按猶上文詔或爲韶也樂記篇注曰韶之言紹也詔通紹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注二或爲三郊特牲

按此非字誤乃異義也言二代者二王之後言三代者三恪也正義具矣

諸侯不臣寓公注寓或爲託

按寓不與託通蓋義相近耳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託寄也寓亦寄也

鄉人禳注禳或爲獻或爲儺

按禳與獻儺不得相通存異文耳若獻之與儺則聲固相近下文汁獻況于醆酒注曰獻當讀爲莎獻可讀莎故得通儺矣儺正字獻假字

唯社丘乘共粢盛注乘或爲鄰者此唯社丘乘共粢盛注乘或爲鄰

按乘在蒸登部鄰在眞臻部非同部假借字乘或爲鄰者此鄰字乃旬之段字也鄭注曰丘十六井也六十四井曰旬或謂之乘是丘乘亦可謂之丘旬旬與鄰皆眞臻部字例得通用丘鄰卽丘旬也與丘乘文異而義同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社或爲省

按此乃異文非相通也明堂位曰春社秋省注曰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據彼上下文夏礿秋嘗冬蒸及大蜡皆祭名疑秋省亦祭名非謂秋田也殆古者春祭社謂之社秋祭祊謂之省與此經乃季春事應言社爲是或作省者疑春社秋省古人恆言對文別而散文通矣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注庫或爲廄

按古天子諸侯之庫門蓋以庫所在而得名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廄與庫並言當必相近故庫門亦稱廄門也

壹與之齊注齊或爲醮

按齊醮一聲之轉齊之與醮猶蟘之與蟘蟘蟘蟘雙聲齊醮亦雙聲

夫也者夫也注夫或爲傅

按傅從尃聲尃從甫聲與夫聲近說文簠從甫聲或作匡則從甫聲以至匍匐之通作扶服從夫聲麩從夫聲或作麬則從甫聲以至匍匐之通作扶服也甫得訓夫故夫得訓傅

搏桑之通作扶桑並其例也詩倬彼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

血腥爓祭注爓或爲腊

按爾雅釋畜驪馬黃脊騜釋文曰本亦作驒爓之爲腊猶騜之爲驒矣儀禮有司徹篇疏引此注作爓或爲燔燔與腊亦聲近爾雅釋魚鰡鱨埤雅引孫炎正義曰鰡尋也以尋訓鰡

從其聲也爛通腦故亦通燇

故既奠注奠或爲薦

按廣雅釋言奠薦也奠之與薦聲近而義通

祊之爲言倞也注倞或爲諒

按錢氏大昕說倞卽亮之古字經典亮字多與諒通書說命

篇王宅憂亮陰詩柏舟篇不亮人只釋文並曰亮本作諒

富也者福也注或曰福也者備也

按並以聲訓

酋也者直也注直或爲犆也

按玉藻篇君羔幦虎犆注曰犆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犆讀如

直故直或爲犆矣

明水涗齊貴新也注涗齊或爲汎齊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釋文云汎本又作泛同則此汎齊卽周

禮酒正之泛齊乃五齊之一也鄭彼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縮

酌者然則泛齊乃五齊中之尤濁者何得與明水並言鄭彼

注又云盎以下差清疏引司尊彝盎齊涗酌鄭注涗清也謂

以清酒沛之據此知泛醴二齊用縮酌盎緹沈三齊用涗酌

鄭此注云五齊濁沛之使清則是涗酌而非縮酌雖云五齊

乃大判言之耳其實謂盎以下三齊也或作汎齊非鄭義不

可從

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或作臡也

按關從丱聲據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丱說文以爲古卵字唐

元度九經字樣云說文作卅隸變作卵然則關本從卵聲故
攔得通作卵也說文糸部綰從糸官聲讀若雞卵官聲而讀
若卵亦關與卵聲近之證

麋膚魚醢注膚或爲胖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鄭注膚切肉也周禮腊人注曰胖之言
片也析肉意也則胖膚文異義同

麋鹿田豕麕皆有軒注軒或爲胖

按軒從干聲胖從半聲此以聲近假用鄭注云軒讀爲憲憲
謂藿葉切也以藿葉切之義推之則從或本作胖亦可仍取
析肉意也

鵪鴽胖注鵪或爲鴾也

按鵪與鴾同部字例得相通然下文自有鴾奧若此又作鴾
則複矣疑本作鵪或爲鴾鄭注大射儀云鵪鳥名引淮南子
云鴾鵪知來廣韻二十五寒古寒切有鴾字云鴾鵪鳥名知
未來事鵪字或作雗雗古沃切鴾雗卽鴾鵪也此文本作鵪
鴽胖或作鴾鴽胖鴾鵪雙聲字本是一鳥可謂之鵪亦可謂
之鴾文異而實同也涉下文鴾奧而誤作鴾鴾與鵪則非一
鳥音雖近而義迥別矣

兔爲宛脾注宛或作鬱

按宛與鬱雙聲文選舞賦云或有宛足鬱怒是宛與鬱義亦
相近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注醢或爲醢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據周禮醢人鄭注曰齊菹醬皆須醢成味則此經自以作醢爲是若醢則醢人注所云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磔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是醢本以乾肉爲之此欲濡肉乃反煎以乾肉所爲之醢非其理也

舉燋其膂注舉或爲巨

按爾雅釋木椐柜柳釋文曰柜郭音舉柜從巨聲而有舉音故此舉字或爲巨也

拂髦注或爲繆髦也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拂髦謂振去塵繆髦或謂纏束之與廣雅釋詁繆纏也

祇見孺子注祇敬也或作振

按尚書皋陶謨篇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無逸篇治民祇懼魯周公世家祇作震並其例也

奔則爲妾注奔或爲衒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越絕書載大夫卮賈之言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則從或本作衒義自可通至釋文出爲衒云古縣字未詳其說又云本又作御御衒形似容或致誤上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又記見子之禮於妻則曰妻遂適寢注曰復夫之燕寢於妾則曰遂入御於妾言御於妻曰適寢而不言御可知御之義專屬於妾此文作御則爲妾義

亦通也正義謂妻適夫寢未即進御夫入與妻食乃後進御轉失之矣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注洒或爲察

按洒從西聲本與察聲絕遠然洒又入卦韵音所賣切故得與察相混此等處皆古音之轉入今音者也

繒布冠績緌注績或作繪緌或作蘩

按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尚書鄭注曰績讀曰繪凡畫者爲繪據說文績訓織餘此義經典罕用皆借爲繪字或作之本乃其本字也緌作蘩則是假字爾雅曰緌繼也蓋亦聲近而義通矣

縫齊倍要注縫或爲逢或爲豐

按縫或爲逢省偏旁耳愚所謂文省者也縫或作豐別聲近假用淮南子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作逢昌豐與逢通故亦與縫通矣

士祿衣注祿或作稅

按祿從彔聲說文曰彔刻木也廣雅釋言彔挩也彔與挩聲相近故祿得通作稅詩緜篇混夷駾矣廣韵引作昆夷瘝矣亦其證也

膳於君有葷桃菊注葷或作焄

按葷從軍聲呂氏春秋明理篇其日有暈珥高誘注云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說文車部輝從車君聲讀若焄又讀若禪文元年左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史記楚世家

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惲此皆君軍聲近之證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欲或爲數

按欲數聲近而誤以義言之轉似作數爲長

端行頤雷如矢注頤或爲雷也

按匜在之部台在脂部非同部相通字說文無雷字玉篇雨部雷豬惟切隱也雷也施之於此亦殊無義愚疑此乃字誤也玉篇頁部有頤字都雷切或作追毋追冠名是毋追之追古有作頤者以冠必加於人首故從頁也頤與頤字形相似頤誤作頤因改爲追又涉下雷字從雨遂竝追字亦從雨而其字遂爲雷矣釋文云雷音夷則竟以雷字讀之也又曰徐音追則徐仙民尙知其爲追字由追溯頤由頤溯頤其轉展致誤之由可推尋而得矣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鸞或爲欒也 明堂位

按鸞欒聲近通用山海經西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其音如鸞雞注鸞或作欒考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釋文曰欒本作鸞

有虞氏服韍韍或作黻

按韍卽市字韠也韍則黑青相次之文也而經典多通用柜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注曰黻韋韠以蔽膝也正義曰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以其用絲故字亦或有爲紱者文選江文通襍體詩雲裝信解黻注云黻與紱通又楊荊州誄亦朱其紱注引詩傳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此皆假

徹爲敹之證也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資或爲飲

按飲字無義疑資字之誤資或爲資同聲假借也玉篇食部資下有餤字云同上是資字或作餤因誤爲飲矣

雖異國之君免也注免或爲弔

按此存異文非相通也然上文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此云雖異國之君免也其爲異國之君弔而主人免不待言矣不必有弔字下云親者皆免則承君弔及異國君弔而言之見主人免而親者皆免也若從或本作雖異國之君弔也親者皆免則文轉不備似乎本國君弔親者不免異國君弔主人不免矣或本不可從也

殊徽號注徽或作禕大傳

按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縭釋文曰幃本作禕又作徽

游於說注說或爲申

按廣韻十七霰說失爰切十七眞申失人切說與失雙聲申與失亦雙聲故說得轉而爲申之誤也少儀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爲儀字之誤美與義上半並從羊故形近

按美與儀不相似乃義字之誤美猶義之而誤緇衣篇章義癉惡今本義誤作善美之誤爲義猶義之誤爲善也據說文美篆說解曰美與善同義善篆說解曰此與義美同意益美善義三字雖不同而從羊之意則同周禮大司徒注儀禮士喪禮注並曰美善也詩文王篇宣昭義問

毛傳曰義善也則二字之聲雖遠而義則相近矣此經言語之美當作言語之義周禮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然則言語之義卽是言語之儀矣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雖或爲唯

按雖從唯聲故古書往往通用詳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加夫襓與劒焉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按釋文夫音扶玉篇頁部煩扶園切扶煩雙聲故得通也

酢酳注酢或爲作

按酬酢字本當作醋而經傳多作酢又或以昨爲之周禮司几筵昨席亦如之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注並云昨讀爲酢此經又以作爲之皆以聲近而通淮南子天文篇太歲在酉歲名曰作鄂注曰作讀昨然則以作爲酢猶以昨爲酢也

僎爵注古文禮僎作遵僎或爲馴

按儀禮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曰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今文遵爲僎是遵正字僎假字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此卽遵與僎通之例也僎或爲馴者說文云馴馬順也廣雅釋詁云巽順也僎從巽聲亦得有順義則與馴義亦可通今本誤作騶失其義矣當據孔疏訂正

不學博依注依或爲衣學記

按說文曰衣依也是其義通故得通用書顧命篇設黼扆漢后經作黼衣明堂作斧依卽其例也

不學雜服注雜或爲雅

按此字形之誤非相通也

呻其佔畢注呻或爲慕

按此乃異文非相通也說文心部慕習也若從或本作慕則當訓習

多其訊注訊或爲訾

按亦異文非相通也訾或作詆疑亦形近而誤

待其從容注從或爲松

按因此從字師讀爲舂故或卽以松爲之從其聲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醜或爲計

按段氏玉裁謂計當作討古音討與醜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作緣樂記

按定四年左傳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曰沿緣也

大章章之也注或作大卷

按此據周禮改耳

寬裕肉好注肉或爲潤

按肉好謂韻字或作潤非也聘義禮篇溫潤而澤注曰潤或爲濡疑此潤字乃濡字之誤濡在矣部肉在尤部兩部尙相近也

獶襍子女注獶或爲優

按依說文獶當作獿隸變作獶憂聲與夔聲本同部也故獿通作優隸遂作獶矣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注壎篪或爲簨虡

按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注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植曰虡然則簨虡乃樂縣而非樂器不得與鞉鼓椌楬並言而承之曰此六者德音之音也且下文曰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則此時未有鍾磬安有簨虡殆因聲近而誤義不可從

則思畜聚之臣注聚或爲最

按最乃取字之誤說文𠂤部取積也從𠂤從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人以聚物之聚爲取上必有覆冒之也才句切从部聚亦音才句切蓋二字並從取聲其音相同故古得通用最音祖外切則與聚聲遠而不得相通矣

鼓鼙之聲讙注讙或爲歡

按或本借歡爲讙也坊記其惟不言言乃讙則借讙爲歡古字通用

讙以立動注動或爲勳

按此乃異文非相通也易艮九三利薰心釋文云薰荀作勳正與此一例蓋漢人書勳字多作勳北海相景君銘竹帛紋其勳孔宙碑帝賴其勳其上半皆作動故易有與動混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注薊或爲薊

按薊字俗作薊見玉篇薊字左旁作角或轉從角聲因得與績相混矣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

按鑄從壽聲得與祝通者釋文遇祝字每存之六之又兩音又或音周救反故得與壽聲字通也隱四年左氏春秋衛州吁穀梁作衛祝吁桓五年城邱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州邱之役祝之爲鑄猶祝之爲州也

肆直而慈愛注愛或爲哀

按愛與哀聲近義通釋名釋言語曰哀愛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曰哀愛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注毀或爲徹 雜記

按小爾雅廣言毀壞也廣雅釋詁徹壞也音雖不近而義則相通

載以輤車注輤或作櫬

按輤從侖聲櫬從專聲兩聲相近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搏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漢書多以顓爲專師古注每曰顓與專同釋名釋宮室曰圜以草作之團團然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剬作剸同並其例也

凡計於其君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

按儀禮聘禮赴者未至注曰今文赴作訃左氏春秋序赴告策書正義曰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蓋古字止作赴訃乃後出字

待猶君也注待或爲侍

按儀禮士昏禮媵侍于戶外注今文侍作待荀子正論篇執

薦者百人侍西房注侍或爲待莊子田子方篇孔子便而待之魚父篇竊待于下風釋文並曰待本作侍

元冕一注元冕或爲元冠或爲元端

按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曰端當爲冕是元冕元端易致舛錯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元冕以下是元冕爲卿大夫之上服子羔未聞爲大夫何得元冕疑作元端爲是元端者元冠端衣故亦或作元冠也

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使字或作史杜延年傳史樂成注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迺云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表遂誤爲便耳

四十者待盈坎注坎或爲壙

按一切經音義引埤倉云堛亦坑也晉書音義云堛與坎同廣雅釋水云欲坎也周易釋文云坎京劉本作欿堛欿並卽坎字坎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坎之爲壙猶坎之爲坑矣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或爲越疆

按詩將仲子傳踰越也僖三十年左傳既東封鄭襄三十年田有封洫杜注並曰封疆也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或爲墉下

按士喪禮下篇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賈疏云墉謂之牆喪大記謂之北牖下然則此經本作牖不作墉或本乃據

儀禮改禮記耳

食於篹者盥注篹或爲簨

按說文簨從食算聲或作饌從巽聲篹之爲簨猶簨之爲饌

紟五幅無紕注紕或爲點

按周易坎六三險且枕釋文曰枕九家作玷紕之通作點猶枕之通作玷楚辭九辨篇或黕點而污之黕點雙聲則紕點亦雙聲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執或爲徹

按徹字玉篇廣韵均不載惟五經文字人部有徹字云與執同見禮記注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注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按國語晉語官師之所材也注材古裁字又魯語夫苦匏不材於人注材讀若裁荀子解蔽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注曰材或爲裁

既祥黕堊注黕堊或爲要期

按黕與要一聲之轉或緣此致誤期字未詳

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皆作道

按士喪禮中月而禫注云古文禫或爲導說文木部棷字谷部西字並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注踊或爲哭或爲浴

按踊哭乃文之異非相通也浴與踊一聲之轉廣韵二腫踊余隴切三燭浴余蜀切踊與余雙聲浴與余亦雙聲故踊得

轉而爲浴

實于綠中注綠或爲簍

按釋名釋采帛曰綠瀏也荆泉之水於上視之瀏然綠色此似之也綠聲轉而爲瀏故得與簍混矣

大夫殯以幬注幬或作錞或作焞

按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曰敦讀曰燉幬之或爲錞或爲焞猶敦之讀爲燉矣

加僞荒注僞或作于聲之誤也

按古于爲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曰于猶爲也又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于得讀爲故僞或作于矣

君葬用輴四綍注綍或爲率

按說文無綍字玉篇糸部紼甫勿切引棺索也車索也亂麻也紼同上綍同上是綍爲紼之或體其正字當作紼也亦或作綍檀弓篇注棺以綍繞正義曰綍卽紼也釋名釋喪制曰從前引之曰紼縣下壙曰綍雖分二事其實通耳此作率者卽作綍之省

凡封用綍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

按鄭說詳矣窆之爲斂蓋亦聲之誤窆斂古音均在侵豔部也

大夫士以咸注咸或作椷

按周禮冢人注大夫以咸釋文云本又作減古義存乎聲無定字也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

按序豫古字通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曰今言豫者謂州學也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王制篇注西序小學正義曰序則豫也

爓祭祭腥而退注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腊熟也

按泄疑洫字之誤洫讀爲血郊特牲血腥爓祭注爓或爲腊此經或作腊正與彼同彼言血腥腊祭此言合祭腥血腊熟其義一也腊下沾熟字者按正義云若其小祀則煮肉令熟故郊特牲云一獻熟是爓與熟又別也然爓熟雖有別而古人之文往往廣博言之則腊熟連文仍止一義耳

爲昭明焄蒿悽愴注蒿或爲薧

按鄭注云氣烝出貌則蒿薧均非本字以蒿字解則當讀爲歊說文歊氣出貌以薧字解則當讀爲熏說文火飛也薧字從熏本從熏省聲故得通作熏耳又按說文火部爓焻二字相連爓訓火飛焻訓火熱二字聲義俱相近或蒿卽焻之假字薧卽爓之假字與

心怵而奉之以禮注怵或爲述　祭統

按怵述並從朮聲故得通用然或本作述當爲術之假字古書術述多通用詩日月篇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士

喪禮不述命注曰古文述皆作術並其證也心述卽心術樂記曰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又曰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心術二字屢見本經此作心述乃假借字上文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自中出生於心卽所謂心術也本乎心術而又奉之以禮卽祭之義也故曰心術而奉之以禮鄭本作心怵然上文但言生於心並無怵惕之意不如從或作心述讀爲心術於義較長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注齊或爲粢

按齊盛字本當作齎粢與饎同爲餈之或體稻餅也齎則穧也玉篇血部齎子犂切黍穧在器也此得其本字禾部齎子犂切黍穧在器曰齎亦作粢則誤合齎齎爲一又誤合饎齎爲一

士執芻注芻或爲秣

按說文艸部芻刈艸也牛部犒以芻茭養牛也是犒豢字本當從牛作犒而經傳皆以芻爲之芻行而犒幾廢矣此或本乃本字也

百官進徹之注進徹或俱爲餕

按百官餕餕之文不可通疑當作百官進餕之進字聲誤而爲餕耳

故衡誠縣注誠猶審也或作成

按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貴不慊於上注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

一按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是嫌疑字當作慊慊恨字當作嫌而經典多亂之故許書於嫌篆下一亦沾入一曰疑也四字非許君原本也此經慊字鄭訓慊恨則字當作嫌或本轉得其本字矣

大斂於阼注阼或爲堂

按此異文非通假也據士喪禮古人大斂先奉尸俟于堂幠用夷衾又設斂席於東堂下乃於西階上掘坎埋棺名之曰肂乃從戶外夷牀上遷尸於斂上又從阼階斂上遷尸向西一階斂於棺中其次弟如此然則云大斂於阼者指在斂席上而言

國有道不變塞焉注塞或爲色 中庸

按當爲聲近之誤然鄭訓塞爲實義似未安從或本作色亦有理益國有道則危言危行雖顏色之細不可而變易也國無道則危行言孫矣然大節所在則仍以死守之故曰國有道不變色焉國無道至死不變

故裁者培之注裁或爲茲

按裁從才聲與茲聲相近說文甇從鼎才聲俗作錙從金茲聲卽其例也

踐其位注踐或爲纘

按詩崧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爲謀

按敏從每聲謀從某聲古音相近說文謀篆有兩古文一從

口母聲一從言母聲謀得從母聲故得與敏通又心部悔從心某聲讀若侮亦其例也

久則徵注徵或爲徵

按徵徹一聲之轉玉篇水部澈水澄也澄與澈同徹之爲徵猶澈之爲澈矣

雖善無徵注徵或爲證

按徵證聲近玉篇澈清也澄同上澈澄同字卽可知徵證同聲矣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蜀才作澄徵之爲證猶懲之爲澄尙書肩征篇枚傳曰徵證也是其義本通也

無不覆幬注幬或作燾

按襄二十九年左傳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吳太伯世家作如天之無不燾也說文幬燾爲二字廣韻三十七号曰燾覆也幬上同則直以爲一字由古書多通耳

肫肫其仁注肫肫或爲純純

按儀禮士昏禮腊一肫注肫或作純少牢饋食禮作腊一純是純與肫通

安肆日偷注肆或爲褻表記

按肆褻並脂微部中字故得通用褻從埶聲廣韻十三祭云埶周禮音世埶有世音故褻得通作肆也

文而靜注靜或爲情

按廣雅釋詁情靜也白虎通情性篇情者靜也是情靜聲近義通周書官人篇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入或爲人

按此以形似而誤若從作人之本則當讀言字絕句大言句人則望大利小言句人則望小利以望利屬人於義殊勝

終事而退注事或爲身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所謂終身者非必終其身之謂古人入仕自有年限曲禮曰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內則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事是古人之仕大約自四十至七十凡三十年過此以往八十九十曰耄非復可仕之年矣所謂終身者殆以七十爲度乎終身而退承上得志不得志而言上云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人臣若此必能善全終始以功名終矣齒屆縣車以禮引退此後餘年優游家食人臣之道以斯爲美故曰終身而退臣之厚也若作終事而退則專承不得志而言雖不得志而於此事幸告無罪則亦何必悻悻而去哉或本作終身義自可從但世人不解終身之義疑必死而後謂之終於是不得其旨矣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注接或爲交

按交接義通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緇衣

按經文本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注文今爲大夫卿士當作或爲大夫卿士盖鄭所據本作莊士而別本有作大夫卿士

者故記其異如此乃注中大夫卿士四字傳寫誤入正文又改注文或爲作今爲正義曲爲之說非也辨見羣經平義

口費而煩注費或爲哼或爲悖

按弗聲與孛聲相近昭三十年左傳正義曰紼禮或作綍昭十七年穀梁傳有星茀于大辰釋文曰茀本作孛荀子非十二子篇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注曰佛讀爲勃並其證也

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按見誤作貝因誤爲敗予邑雙聲猶於邑雙聲也故以聲近而混若依天字敗字予字解之予猶與也伊尹先嘗就桀所謂西與夏也乃就桀而無所成是天敗之也故曰惟尹躬天敗於西予夏下文云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言改就湯而有成也郢書燕說黨或然與

精知略而行之注精或爲清

按清精義通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氣之清者爲精

私惠不歸德注歸或爲懷

按懷與歸義通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歸也泮水篇懷我好音鄭箋云懷歸也孔安國注論語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並有此文文選上林賦汩濫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郭璞注曰懷亦歸變文是歸與懷通之證

事純而祭祀注純或爲煩

按涉下文事煩則亂而誤至此純字鄭注猶皆也義殊未安

愚謂純當讀爲訰爾雅釋訓訰訰亂也事訰猶事亂也與事煩義相貫亦通作頓廣雅釋詁頓亂也從王氏本疑或本正作頓亦未可知

不敢入處室注入處室或爲入宮 閻喪

按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一也

故匍匐而哭之注或作扶服

按詩采葑篇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生民篇誕實匍匐釋文曰本一作扶服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釋文曰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又作蒲服淮陰侯傳又作蒲伏

哭泣無數注數或爲時

按義得俱通

齊衰貌若枲注枲或爲似 閻傳

按枲似聲相近若就似字讀之下文云大功貌若止疑上文斬衰貌若苴苴字止作且涉上文斬衰何以服苴誤加草耳且讀爲沮詩巧言傳沮止也似者已之假字似通作以以通作已古書此類不可勝舉已亦止也斬衰貌若沮齊衰貌若已若止皆以一字形況之其義則均已大功貌若止若沮若已若止皆以一字形況之其義則均之爲止也言有淺深而意則一古人修辭之法往往有此愚著羣經平議以似爲枲之假而讀下句止字作芧使歸一律今爲此說頗異前義姑並存之

禫而纖注纖或作縥

按檮記篇注朝服縥冠釋文音息廉反曰黑經白緯曰縥此

經纖字鄭注黑經白緯曰纖緯釋文亦音息廉反是纖緯音義並同據說文纖緯皆無黑經白緯之義未知誰爲本字玉篇纖細也緯綫也縫綫也黑經白緯也黑經白緯之義屬之緯下則緯正字而纖假字矣廣韻二十侵七林切有緯字引詩貝胄朱緯二十四鹽息廉切有緯字曰黑經白緯朱緯之緯與說文訓綫之義合今說文訓綷綫卽因朱緯之說而沾綷字此其本義也黑經白緯之義乃其別一義也緯字本當讀七林切因經傳黑經白緯之緯多假用纖字遂讀從其音而爲息廉切陸氏釋文於朱緯亦音息廉切殆未審乎

續衽鉤邊注續或爲裕 深衣

按續與裕古音同在尤幽部裕從谷聲古音如俗故得與續通

要縫半下注要或爲優

按詩七月篇四月秀葽夏小正四月言秀幽幽卽葽也要之通優猶葽之通幽並一聲之轉

反訾之及肘注肘或爲腕

按如正義所說袂長二尺一寸半加衣幅之畔一尺一寸則爲三尺二寸半除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僅餘八寸半安得反訾之及肘乎從或本作腕於義較合

以直其政注政或爲正

按政正通用不煩申說

毋踰言注踰或爲遙

按漢書趙充國傳兵難隃度鄭氏注云隃遥也三輔言也周禮內司服揄狄注曰揄狄畫搖者釋文揄狄音搖踰之爲遥猶揄之爲搖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或作符

按說文捋或作抱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曰脬字或作胞葢孚聲與包聲相近捋鼓烰人卽庖人並其例也淮南說山篇百人抗浮注浮瓠也則卽讀浮爲匏此假匏爲浮亦猶是矣孚聲與付聲亦相近尚書高宗肜日篇天既孚命正厥德漢后經孚作付是其證也秤從孚聲或作粰從付聲乘捋之捋依說文當作附史記律書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曰符甲猶孚甲也浮之爲符猶符之爲孚矣

不祈多積注積或爲貨 儒行

按依貨字讀之則當讀爲賄玉篇賄呼罪切貨呼臥切賄與呼雙聲貨與呼亦雙聲故貨得轉爲賄昭六年左傳賄賂並行漢書刑法志作貨賂並行昭十六年傳爾有利市寶賄釋文云賄或作貨並其證也不祈多賄多文以爲富此二句乃用韵之文古韵賄與富並在之咍部也上二句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兩地字自爲韵又上二句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玉與寶古韵並在尤幽部然則此文從或作貨而讀爲賄方得其韵若作積則入支佳部於韵不協矣

不斷其威注斷或爲繼

按鄭訓不斷其威爲常可畏也其義殊淺或本作繼謂威一

發而不必有繼也下句云不習其謀繼接續也習重襲也不繼不習語意一例此兩句正見其計不反顧議不旋踵之意

竟信其志注信或爲身

按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注曰信當爲身聲之誤也此文信爲伸之假字而身亦有伸義釋名釋形體曰身伸也作信作身均當讀爲伸

不充詘於富貴注充或爲統

按此愚所謂文增者

不閔有司注閔或爲文

按此愚所謂文省者

致知在格物注致或爲至

按禮器篇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莊子外物篇而墊之致黃泉釋文致本作至

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

按文十五年公羊傳筍將而來也釋文曰筍音峻筍恂並從旬聲筍有峻音故恂得通作峻

顧諟天之明命注諟或爲題

按鄭注訓諟爲正周易未濟有孚失是虞注是正也蓋是字從正故有正義作諟作題並卽是字耳

有所忿懥注懥或作憤或作寘

按詩狼跋篇載寘其尾說文足部引作載躓其尾懥通作憤猶寘通作躓矣或作寘則文之省也

一人貪戾注戾或爲吝

按玉篇戾力計切戾力進切戾與力雙聲吝與力亦雙聲故各得轉爲戾戾者吝之假字鄭訓利非也

此謂一言僨事注僨或爲奔

按說文夭部奔從夭賁省聲故奔與賁通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周易賁卦釋文王肅音扶文反卽與奔聲相近僨亦從賁聲故或爲奔矣

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偝

按明堂位篇注負之言偝也釋文曰偝本作背是偝卽背字釋名釋形體曰背倍也在後稱也是背倍義通故倍通作背孟子滕文公篇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音曰倍義當作偝古字借用耳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矩或作巨

按說文規矩字本作巨或作榘無矩字釋文出拒之曰音矩本亦作矩又出爲巨曰音矩本亦作矩是陸氏所據本經文作榘拒之道注作拒或爲巨葢假拒爲規巨字而或本則其本字也自矩字行而改經文作矩非鄭本亦非陸所見之本矣

人之彥聖注彥或作盤

按彥與盤同部字士冠禮記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廣韵彥魚變切弁皮變切然則彥之通作盤猶弁之通作盤矣

一人揚觶注一人或爲二人鄉飲酒義

按鄉飲酒禮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則以作一人爲是其下云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則在立司正後矣

愁之以時察注察或爲殺

按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槃察之爲殺猶蔡之爲槃也

則燕則譽注譽或爲與射義

按尚書伯與漢古今人表作柏譽

出延射曰注延或爲誓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據正義孔子使子路爲司射儀禮大射儀云司射西面誓之注誓猶告也然則作誓正與禮合

序點注或爲徐點

按序從予聲徐從余聲序之通作徐猶予之通作余說文心部引周書有疾不悆今書作不豫又尚書敘字史記皆作序序之通作徐猶序之通作敘

幼壯孝弟注壯或爲將

按詩北山篇鮮我方將傳曰將壯也是將壯聲近而義通

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爲旄勤

按期勤一聲之轉廣韻七之期渠之切二十一欣勤巨斤切而之韻渠之切欣韻巨斤切亦有斬字斬之一字與期同音又與勤同音此卽期勤通借之例

術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注發或爲射

按文異義同

以祈爾爵注爾或爲有

按此文之異也若從或本作有則當爲語詞有的的也有爵爵也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注勝克敵也或爲陳聘義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據與禮義爲對文則從或本作戰陳爲長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注瑉石似玉或作玟也

按說文無碈字卽珉字也昏字或從民聲作昏故珉字從民亦從昏也段氏玉裁必以昏篆下一曰民聲爲淺人所增殊失之泥民聲與文聲相近尚書禹貢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岷皆作岐爾雅簡荼中釋文曰簡或作慜說文昏盩從民聲俗作蚊從文聲並其例也故珉亦作玟矣

溫潤而澤注潤或爲濡

按廣雅釋詁潤與濡並訓漬文異而義同

孚尹旁達注孚或作妥或爲扶

按說文無妥字廣韻十虞芳無切有怞妥二字並訓悅疑妥卽怞之或體也孚得通作妥者猶投壺篇浮之或爲符也其或爲扶者水經淮水篇注曰浮光山亦曰扶光山孚爲扶猶浮爲扶矣

禿者不髽注髽或爲免

按免以男子言髽以婦人言則以作免爲長

高宗諒闇三年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
廬也

按尚書大傳殷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鄭讀諒爲梁伏生
舊義也讀闇爲鶉則擬其聲非從其義鄭注大傳亦云闇讀
如鶉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禮記鄭讀考

德清俞樾蔭甫著

段氏玉裁作周禮漢讀考於注中讀爲讀若之義辨之詳矣
然鄭康成注禮記亦有讀爲讀若之例湖樓無事偶一疏證
以存鄭學

拾級聚足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 曲禮

按襄二十七年穀梁傳與之涉公事矣疏引徐邈曰涉猶歷
也涉級猶歷級謂前足歷一級後足必從而與之併也拾與
涉聲固相近而義亦有可通儀禮大射儀拾發既夕篇拾踊
禮記投壺篇請投拾鄭注並曰拾更也更即有歷義詩大東
篇鄭箋謂更其肆也釋文曰更歷也漢書鮑宣傳經皆更博

士師古注曰更亦歷也又蕭望之傳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注曰更猶經歷也拾訓更則亦得訓歷拾級涉級兩俱得通鄭必讀涉者欲其易曉耳

以箕自向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按段氏玉裁經韵樓集有某讀爲某誤易說謂先用注說改經文嗣又用已改之經文改注舉葙讀爲鉏蜮讀爲蜮數條證之愚謂此文扱讀曰吸亦誤易也按說文扱收也吸內息也二字之義不同此經本作以箕自向而吸之鄭君以爲噓吸之義非所施於此必是扱之假字扱者收也故注曰吸讀曰扱謂收糞時也文義甚明乃後人用鄭注改經文爲扱之因又改注文爲扱讀曰吸此正葙讀爲鉏蜮讀爲蜮之比矣

孔穎達作正義時所據已是誤本故爲之說曰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斯眞曲說矣

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

按繕讀曰勁葢聲之轉也周禮序官繕人鄭注亦曰繕之言勁也繕字古音在元寒部勁字古音在耕清部兩音雖不相近然考工記梓人注鄭司農云牼讀爲鬛頭無髮之鬛劉昌宗禮記音云牼音苦顏反牼從巠聲得音苦顏反讀爲鬛此即二部相通之證矣孟子宋牼荀子作宋鈃襄十七年左氏春秋邾子牼公穀作瞷並其例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

按詩東門之墠篇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堯典靜言庸違漢書王遵傳引作靖言史記作善言是踐與靖靖與善皆一聲之轉故得相通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爲訝訝迎也

按詩鵲巢篇百兩御之釋文本亦作訝又作迓穀梁成二年使跛者御跛者公羊作訝並其例也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鄭注亦云御當爲訝

大夫則綏之注綏讀曰妥

按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鄭注曰古文妥爲綏漢書燕剌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也據鄭注則綏古而妥今據孟康說則綏今而妥古要之二字古通用也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檀弓

按郊特牲篇二曰伐鼓何居注亦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鄭君去古未遠故猶得言其聲此等有聲無義不煩疏證其慎也注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

按慎引聲固相近然大司徒之六引既夕篇之屬引雜記篇之執引未見有作慎者此本鄭之曲說辨見羣經平議

縿幕魯也注縿讀如綃

按縿者旌旗之游也非所施於此故鄭讀爲綃縿綃一聲之轉縿之爲綃猶慘之爲懆詩白華篇念子懆懆釋文曰懆懆本作慘慘是其例

子葢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葢皆當爲盍

按葢本從盍聲故得通用荀子宥坐篇九葢皆繼楊倞注曰葢音盍盍扇戶也是亦讀葢爲盍

自敗於臺鮐始也注臺當爲壺字之誤

按此類形近而誤不煩申說後倣此

今也衡縫注衡讀爲橫

按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

主人既祖塡池注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

按塡之與奠聲固相近池之與徹則遠矣鄭君此注似有疑義釋文云盧王並如字未知其說如何今姑依鄭讀推池徹聲誤之由葢池字古音與地相近段氏玉裁謂地在戈麻韻讀如沱在支佳韻讀如狄池字或亦從歌麻轉入支佳故得與徹音相亂也

卜人師扶右注卜當爲僕聲之誤也

按說文土部墣從土業聲或作圡從卜聲此卽卜僕聲近之證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縱讀如總領之總

按本篇爾毋從從爾釋文曰從從音總然則從從亦卽總總古讀然也

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昧昧醧也

按周禮醢師先鄭讀如味食飲之味醢得讀味故味亦得讀沫古音同耳

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

按說文穴部窆葬下棺也土部塴喪葬下土也然則窆乃正字塴乃塴之異文封則假字也周易繫辭傳不封不樹集解引虞翻曰封古窆字似失之封窆塴皆一聲之轉廣韻二腫悉音方勇切此封得通窆之例十六蒸馮與溯同音扶冰切而馮又音防戎切此封得通塴之例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爲告聲之誤也

按玉篇告有公号公篤二音公篤之音與穀相近故得與穀通然此說實非是說詳羣經平議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

按韅說文作鞙此作顯亦愚所謂文省者也

曰我喪也斯沾注沾讀曰覘覘視也

按方言凡相候謂之占占猶瞻也是占亦通作覘也學記篇呻其佔畢注曰佔視也是佔亦通作覘也古字以聲爲主類如此

咏斯猶注猶當爲搖猶搖聲相近

按廣韻猶字在三蕭餘昭切而繇遙等字既隸蕭韻餘昭切又隸尤韻以周切足爲猶搖聲近之證

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

按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已本作以禮記內則篇由命士

以上釋文以本作已此二字通用者不可勝舉然於此文鄭
實失其讀說詳羣經平議

與其鄰重汪跨往注重皆當爲童

按漢人書童字或作僮張公神碑驺白鹿兮從仙僮隸釋曰
以童爲僮是也此又省人旁遂作重矣又按水經淇水篇注
云千童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故重也是童與
重古亦相通

曹桓公卒于會注曹伯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按聲同者例得通用詩長發篇毛傳曰桓大也易林需之萃
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宣與大並言宣亦大也
是其義亦通矣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京葢字之誤當爲原

按國語晉語亦作九京韋注亦云京當爲原用鄭義也漢人
書京字或作泉見戚伯著碑隸釋云泉卽京故原與京形近
易混後漢書銚期傳更始將卓京注云京或爲原

衣衰而縲絰注衣當爲齊壞字也縲當爲木樏垂之樏

按所謂壞字者謂齊字曼漶視之仿佛似衣字非謂字本作
齋缺其上半而成衣也經典相承齊衰字無作齋者岳本於
此文作齋乃由誤會鄭注不足據也至縲之與樏同聲之字
例得通用仲尼燕居篇不能詩於禮縲縲又讀爲謬荀子哀
公問篇縲縲肫肫縲又讀爲謬並其例也木字依正義當作

不

名山大澤不以胖注胖讀爲班王制

按班分字本當作班而經傳每假頒爲之說文頁部頒大頭也胖字說文所無廣韻二十七刪有胖字與班頒並布還切云大首則胖卽頒之異文以胖爲班猶以頒爲班矣儀禮聘禮記胖肉及廋車亦以胖爲班

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通則曰衮

按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仲師注衮卷龍衣也豳風衮衣繡裳毛傳曰衮衣卷龍衣也葢古音衮與卷相近謂之衮者正以其有卷龍之形也釋名釋首飾曰衮卷也畫卷龍于衣也故其字卽通作卷亦或變作袞荀子富國篇天子袾袞楊倞注袞字與衮同

天子綏則下大綏注綏當爲緌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禮記禮記篇以其綏復釋文並曰綏本作緌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亦曰綏當爲緌周官夏采注卽引作夏后氏之緌

西方曰棘注棘當爲楑楑之言偪使之偏寄於夷戎

按說文楑犍爲蠻夷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有楑道縣應劭曰故楑侯國也皆不言楑爲何義水經江水篇注云楑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此則說其義矣而非逼迫之謂若依棘之本字讀之詩采微篇玁允孔棘出車篇維其棘矣兩無正篇孔棘且殆江漢篇匪究匪棘鄭箋並曰棘急也急則有逼

迫之義鄭何必改讀爲逼乎據正義曰逼之言偪
者按漢書云西南有逼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偪者以與寄文
相對寄非東方夷名則逼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逼迫於夷
狄也正義但說逼之言偪而於逼當爲逼不置一詞疑孔所
據本與今不同經文正作西方曰逼注文無逼當爲逼四字
蓋以經文是逼鄭君恐人即以逼夷說之故說其義如此也
釋文出曰逼字云依注音逼此同今本云又作逼則孔所據
之鄭注本也
王三又注又當作宥
按易繫辭傳又以尚賢也釋文曰又鄭本作有又通作有故
亦通作宥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月令
按燕策高漸離論衡作麗左傳驪姬穀梁作麗竹書紀年作
離齊世家非龍非彲索隱云亦作螭爾雅注黃離留陸璣疏
作黃鸝留並其例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按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詩皇矣篇度其鮮原毛傳曰小
山別大山曰鮮卽用雅訓公劉篇陟則在巘傳曰巘小山別
於大山也是毛公之意以鮮巘同字此卽鮮與獻通之證呂
氏春秋仲春紀正作獻羔
其器圜以閎注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
按閎者巷門也於義無取故鄭改讀爲紘正義以冤而朱紘

釋之是紘者冠卷也既取中寬之義則何取於冠卷哉紘者網綱也字亦作紞吳都賦猥跋乎紞中劉注紞網綱也蓋網之四維以繩爲綱其中謂之紘中故有中寬之義文選答賓戲篇廓帝紘恢皇綱淮南子原道篇紘宇宙而章三光其義並同又淮南墜形篇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取此義也若以冠卷言則小矣

凡告用牲幣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曾子問

按鄭據下文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不言有牲故改讀爲制周禮內宰職注曰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扸與鄭言制幣之數據此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

按禮記篇載柩將殯釋文曰殯本作賓亦聲近易混之證

不旅不假注假讀爲嘏

按禮運篇祝嘏辭說釋文嘏本作假詩那篇湯孫奏假爾雅釋詁注引作湯孫奏嘏

殤不祔祭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

按說文㠯部引春秋傳附婁無松柏今左傳作培塿祔之爲備猶附之爲培

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

按爾雅釋詁數疾也釋文音色角反卽讀爲速論語里仁篇事君數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釋文亦音色角反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爲釁字之誤也文王世子

按釁字上半與興相似故字誤作興釁在諄文部興在蒸登部非同部字鄭云字誤明非聲誤也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于讀爲迂

按論語子路篇子之迂也釋文曰迂本作于檀弓下篇易則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是廣大之義然則彼于字亦當讀爲迂鄭偶未及耳

至于賵賻承含注承讀爲贈聲之誤也

按承贈聲近例得通惟此經有可疑者釋文既爲用賵賻承含四字作音又云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含衣服曰襚總謂之贈正義亦云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經文本無襚字不知何故陸孔皆云爾也

其刑罪則纖剸注纖讀爲鉥鉥刺也

按各本作纖讀爲殲今從惠氏盧氏校正鉥從咸聲纖從戠聲戠從戈聲據說文戈古文讀若咸故纖得讀爲鉥也

亦告於甸人注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按詩采芑篇陳師鞠旅毛傳曰鞠告也是鞠與告聲近義通據說文鞫獄之鞠應作籟然鞠字或作籟亦從窮則固相通也

兌命曰注兌當爲說

按尚書說命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

蕢桴而土鼓注蕢讀爲由聲之誤也禮運

按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云以一簣障江河蔡邕釋誨云九河盈溢非一出所能防一出即一簣是簣出古通用也

粢醍在室注粢讀爲齊聲之誤也

按說文粢正篆作餈皆從次聲或體又作餈則從齊聲故得與齊通次聲齊聲之字往往通用說文艸部薺蒺藜也詩曰牆有薺今詩作茨易旅九四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子夏及眾家本皆作齊並其例也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爲明

按形近而誤不煩申說近讀上三明字爲則然改三字以就一字不如改一字以就三字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

按周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此變辯通用之證

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

按形近之誤不煩申說

大圭不琢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禮器

按琢乃豫字之誤周禮典瑞豫圭璋璧琮司農注曰豫有圻鄂豫起漢書董仲舒傳貝玉不豫注曰豫謂彫刻爲文也豫與琢形近所以致誤列子黃帝篇雕豫復朴釋文曰豫本作琢即其例也鄭讀爲篆則非其本字矣

燔柴於奧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

按此鄭以意讀之無他證特牲饋食禮記注引此文即作爨

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

按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武通作無

猶舞通作武也玉篇女部嫵亡甫切說文云嫵媚也嫵同上

嫵作嫵亦無與武通之證

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

按孟子公孫丑篇惡是何言也音義惡音烏愚謂惡卽烏呼

也緩言之曰烏呼急言之曰惡故惡卽通作呼也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肆夏當爲陔夏

按肆在脂部陔在之部非同部通假字鄭君直以義當作陔

故改讀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注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

夏禘郊特牲

按此亦鄭以義應作禴故改之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按神與旦不相似未詳鄭意疑古神字或假申爲之故誤爲

旦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汗簡古文爲證恐不足據

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紲

按詩揚之水篇素衣朱繡此注引作紲儀禮士昏禮姆纚笄

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紲之紲魯詩以紲爲綺屬是作繡

者毛詩作紲者魯詩也特牲饋食禮注又引作素衣朱宵宵

亦紲之假字繡之通作紲猶簡之通作箭矣

而鹽諸利注鹽讀爲豔

按鹽字本有豔音內則篇肩薑與桂以灑諸上而鹽之釋文曰而鹽音豔廣韻五十五豔有鹽字與豔同音以贍切然後燔蕭合羶薌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按羶之通作馨猶磬之通作倪詩大明篇倪天之妹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其例也

汁獻況于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

按明堂位周獻豆注云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獻有娑音故得讀爲莎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注云獻讀爲沙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摩莎之莎齊語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注澤讀爲醳

按澤醳同聲說文無醳字古葢止作澤鄭讀以今字耳周禮司尊彝注亦云澤讀曰醳有由辟焉注辟讀爲弭

按弭之或體作弥從兒聲辟與弭爲雙聲猶辟與倪爲雙聲漢書灌夫傳曰辟倪兩宮閒敦牟卮匜注牟讀曰埜也內則

按荀子成相篇舉牟光注曰牟與務同葢牟聲孜聲相近據說文埜或作蚱是其例也牟與務通故得與埜通釋文曰埜字又作螫則卽蚱字以牟作埜猶以蚱作螫矣不嘯不指注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按嘯與叱音既絕遠叱無亦隱使之義未詳鄭意愚謂嘯當讀如公嗾夫獒焉之嗾則音近而隱使之意亦合矣說詳羣

經平議

羞糗餌粉酏注此酏當爲餈

按此自謂文誤非謂相通也然愚謂此酏字或卽可當周禮之糍糗餌粉酏卽周禮所謂羞籩之實糗餌粉糍也糍謂之酏猶髮謂之髦

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鯤魚子

按爾雅釋魚鯤魚子故鄭讀從之然說文無鯤字據詩敝笱篡鰥魚子也字又作鰥然說文曰鰥魚也不訓魚子則亦假字也卵字在卵部其說解云凡物無乳者卵生凡物之言所包者廣魚亦無乳則其子亦卵也因卵字爲雞卵之義所專故別製鯤字以別魚子鄭君此讀亦從世俗取亦曉耳

麋鹿田豕麕皆有軒注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

按此讀從其聲非從其義也鄭意此軒字當讀如憲憲令德之憲故曰軒讀爲憲憲此先正其音下乃說其義曰謂藿葉切也此當時方言鄭去古近故能言之今不得其義矣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

按經典言腥者並爲生肉亦或有腥臊之義國語周語其政腥臊是也鄭以此經腥字非生肉亦非腥臊故改讀爲星謂豕肉中有如米粒者殆亦當時方言也至說文肉部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則又與此不同此謂豕肉中彼謂人肉中不得混而一之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

按周禮內饔正作馬黑脊而般臂螻故鄭讀從之列子周穆王篇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注曰螻螻蛄臭也葢亦古語三王有乞言注有讀爲又

按易繫辭傳又以尚賢也釋文曰又鄭本作有

涪毋注毋讀曰模

按尚書大禹謨帝曰毋正義曰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毋莫同聲故毋得讀爲模

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爲胖

按將與胖並從爿聲故得通用又說文手部胖扶也經傳多以將爲之詩檜木篇那篇烈祖篇鄭箋並云將猶扶助也或此字本作胖誤爲胖因爲將矣

塗之以謹塗注謹當爲墐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穢草也

按說文堇部堇黏土也則謹塗之謹本當作堇加言旁作謹亦愚所謂文增者也鄭讀爲墐以時俗通用墐字取其易曉耳依說文則墐在土部其說解曰涂也義同於塗之塗而非卽堇塗之堇

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注糔讀與滫瀡之滫同

按莊子徐无鬼篇委蛇攫搔釋文本又作搔司馬本作條搔與條通卽糔與滫通之例糔搔並從蚤聲滫從脩聲脩條並從攸聲

以與稻米爲酏注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餈

按段氏玉裁說謂經字本作餈注所謂酏當從餈者謂周禮

之酏當從內則作餈也以賈疏所引禮問志內則有餈無酏證之段說艮是然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據禮記則固如今本也酏餈文異非關通假已見前矣

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

按接從妾聲捷從走聲兩音相近說文箑或作箋卽其例矣爾雅釋詁篇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是接與捷聲近義通宰醴負子注醴當爲禮聲之誤也

按醴禮二字禮經多相亂儀禮士冠禮於作聘禮明日賓拜禮於朝聘禮記禮不拜至注並云今文禮爲醴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注云古文禮爲醴是二字音近相亂之證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士昏醴出請禮賓注並云醴當作禮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

按此則鄭已自爲證明矣正義又引周禮公旬用三日之文

愚按說文鈞從勻聲古文作銞則從旬聲又說文徇從勻聲六書故引說文作徇則從旬聲並均旬聲近之證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玉藻

按此鄭自以義讀之非相通也

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翦聲之誤也

按書序遂踐奄鄭注亦曰踐讀曰翦

君羔幦虎犆注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按禮器篇注直或爲犆與此可互證惟觀鄭此注知鄭解論語直道而行爲緣道而行猶云遵王之道也與馬注無所阿

私之義不同亦可補論語鄭注之遺

諸侯棻注棻讀爲舒遲之舒

按考工記弓人寬緩以棻注曰棻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棻讀爲舒又荀子大略篇諸侯御棻楊注亦云棻古舒字

縞冠素紕注紕讀如埤益之埤

按比聲與卑聲相近詩節南山篇天子是毗釋文曰王本作埤卽其例也荀子宥坐篇又引作天子是庳楊注曰庳讀爲毗隋書律厤志又引作天子是裨並可爲紕讀如埤之證大帛不緌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

按白與帛古字通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襍記注引作大白詩六月篇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並其證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袗

按說文袗從彡聲或作稹則從辰聲故得以振爲之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爲獮獮秋田也

按省在庚青部獮從爾聲在脂微部非同部字然玉篇省思井切獮思淺切省與思雙聲獮與思亦雙聲故獮得轉而爲省此等處亦古音之轉入今音者也

而素帶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

按辟聲與卑聲相近管子封禪篇卑耳谿語謂之辟耳哀二年左傳不設屬辟正義引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裨四寸禮家謂之裨左傳作辟此卽辟讀如裨之例釋名釋形體

曰臂禆也在旁曰禆也臂訓禆亦以辟聲與卑聲近也

一命緇韍幽衡注幽讀爲黝黑謂之黝

按說文黝微青黑色則訓黑之字自當作黝詩隰桑篇其葉有幽毛傳曰幽黑色也蓋亦讀爲黝毛不破字耳乃周禮牧人守祧兩職鄭司農並云黝讀爲幽幽黑也適與此注相反段氏謂彼注幽黝互易信然

王后褕衣夫人揄狄注褕讀如翬揄讀如搖

按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郭璞從之說文佳部說十四種雉有搖無鷂鄭讀揄爲搖與許同也褕從翬聲翬從軍聲淮南覽冥篇高注曰運讀如圍之圍此卽褕讀如翬之例揄從俞聲讀如搖

聲搖從䍃聲漢書英布傳趙充國傳師古注並曰揄讀曰遙

此卽揄讀如搖之例

再命褕衣注褕當爲鞠字之誤也

按此字誤而非相通

趨以采齊注齊當爲楚薺之薺

按周禮樂師趨以采薺釋文曰齊本作薺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

按此則鄭已自說之而正義言鄭讀純爲緇之例又甚明了可不更說惟說文無紂字而黑部有黈字訓黃濁黑廣雅釋器曰黈黑也愚疑凡經籍中純字以絲言者乃其本字以色言者乃黈之假借字

肆束及帶注肆讀爲肄

按肆肄古通用周禮小宗伯肄儀爲位注曰故書肄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肄儀禮聘禮記爲肆注曰古文肆爲肄其他肄肆文異見於釋文者不可勝舉

立容辨卑注辨讀爲貶

按周官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濾治之鄭注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此讀辨爲貶與彼注一律

盛氣顚實揚休注顚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

按釋文云顚依注讀爲闐音田然上文色容顚顚釋文曰顚音田又丁年反則顚字自有田音故得與闐通也廣韻一先闐徒年切顚都年切然滇字亦徒年切而又音都年切此卽顚闐假借之例也至揚之與陽古多通用昭二十五年公羊春秋次于揚州左穀並作陽州詩野有蔓草篇清揚婉兮說苑尊賢篇引作清陽晉大夫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並其證

公子曰臣孥注孥當爲栨聲之誤也

按段氏玉裁謂經文本作栨注文本作栨當爲孥後人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此說是也然說文马部孨篆下引商書若顚木之有孨栨欘同字庶子旁出之義本爲栨之引申因欘或作檮故又變作孥以其借木以喻人故變從木爲從子也襄二十七年

公羊傳臣僕庶孽何休解詁曰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
以糵解孽何劭公猶能得其本義此經作臣枿正其本字也
乃鄭君以爲聲誤古字古義自此失矣

頒度量注頒讀爲班 明堂位

按說文珏部班分瑞玉經傳凡頒分字皆作班故鄭讀從之
其實頒者攽之假字說文支部攽分也頒攽並從分聲古書
皆假頒爲攽而攽廢矣

崇坫康圭注康讀爲亢龍之亢

按康亢聲近說文心部忼慨後漢書楊震傳作慷慨卽其例
也

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爲彝

按爾雅釋詁彝常也詩皇矣篇瞻卬篇並曰夷常也是夷與
彝聲近義通書洪範篇是彝是訓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是夷
是訓詩烝民篇民之秉彝孟子告子篇作民之秉夷

而父稅喪注稅讀無禮則稅之稅 喪服小記

按釋文出說喪云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是陸氏所
見經文注文皆作說喪鄭以此說字非言說之說故讀從稅
然僖三十三年左傳作無禮則脫釋文云脫他活反鄭引作
稅或所見異也

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赴疾之赴

按赴從卜聲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詩大田篇釋文引韓
詩曰卜報也此卽赴報聲近之證

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 少儀

按鄭意以上文言語之美已云穆穆皇皇故此句皇皇改讀爲往詩楚茨篇先祖是皇箋云皇皇暀也信南山篇烝烝皇皇箋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並與此注同義

匪匪翼翼往匪讀如四牡騑騑

按形況之言本無定字以馬言謂之騑騑四牡騑騑是也以人言謂之斐斐文女部斐往來斐斐是也以草木言謂之菲菲文選吳都賦暀兮菲菲是也以衣言謂之裶裶子虛賦紛紛裶裶是也以氣言謂之裴裴謝惠連樓中玩月詩裴裴氣幕岫是也此又作匪匪同聲假借猶有裴君子之爲有匪

也

祭膴注膴讀如舁

按儀禮士冠禮注云舁尋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尋之名既出于幠故膴亦得讀如尋儀禮有司徹篇注亦曰膴讀如般舁之舁與此注同皆讀從其聲非讀從其義

祭左右軌范乃飲注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

按此注糾繚難明說者多不了其實孔疏所說本極明白但有誤字故迷其義耳注引周禮文當作祭兩軹祭軌惠氏校宋本軌作軓正得其字而阮校本反以爲非何也注云軌與范聲同當作軓與范聲同衛氏集說本得之戴東原考定亦

如此鄭意此言祭左右軌范周禮言祭兩軹祭軌故以此之
左右軌當周禮之兩軹以此之范當周禮之軌軹從只聲古
音在支佳部軌從九聲古音在尤幽部此兩部古不相通故
不以爲聲同但云同謂轠頭也范從氾聲軌從凡聲於古音
並屬侵鹽部古以爲聲同見其爲同部假借之常例也此可
見鄭義之精矣說文車部軌車軾前也則軌是正字范是假
字軹車輪小穿也軌車轍也皆非轠頭之義又曰軎車軸耑
也轠軎或從彗則轠卽軎字周禮作軹軹在支佳部轠在脂
微部雖非同部而尚相近蓋聲近之誤此經作軌者高誘注
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祭左右兩轠卽近乎兩輪之閒
故得通其名鄭曰軌與軹於車同謂轠頭得其旨矣

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學記
按月令審端徑術注曰術周禮作遂此亦讀從周禮也術遂
古字通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術作遂漢書
五行志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卽左氏所謂西乞術漢書賈
山傳術追厥功注曰術亦作遂管子度地篇里十爲術術十
爲州亦以術爲遂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洛之洛
按玉篇氵部洛下各切洛澤沐兒鄭所云凍洛之洛卽此字
篇海引字林凇凍洛也蓋亦古語釋文出凍洛云此二字並
從氵或水旁作非是陸氏所據本正作洛段氏玉裁以說文
有珞無洛欲改爲珞轉失之拘矣

待其從容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

按文十一年左傳作揤釋文云揤舒容反方言春黍謂之蜡

蜡此卽從與春通之例

地氣上齊注齊讀爲躋樂記

按孔子閒居篇至于湯齊注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詩長發篇

聖敬日躋孔子閒居篇注作聖敬日齊公羊文二年齊僖公

釋文曰齊本作躋儀禮士虞禮記隮附爾于爾皇祖某甫注

曰今文隮爲齊隮卽躋字

奮末廣賁之音作注賁讀爲隕

按荀子彊國篇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注曰賁讀爲憤憤然

也

天地訢合注訢讀爲熹

按成十三年左傳曹公子欣時十六年公羊傳作熹時卽訢

與熹通之例說文艱從艮聲擾文作囏則從喜聲艱從艮聲

得從喜故訢從斤聲得讀熹矣

克順克俾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

按俾從卑聲卑比雙聲定十年左傳之秕稗爾雅釋魚之蜌

麋並雙聲字也故俾得通作比互見玉藻紕讀如埤

衞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

按荀子王制篇趨孝弟哀公篇趨駕召顏回楊注並曰趨讀

爲促論語里仁篇事君數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釋文音色

角反卽讀數爲速

后聲磬注磬當爲罄字之誤也

按釋名釋樂器曰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是磬罄義通

說文缶部罄器中空也淮南覽冥篇磬龜無腹注曰磬空也

卽磬與罄通之證

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爲軒聲之誤也

按與內則軒讀爲憲憲可互證惟彼則讀從其音此則讀從

其義矣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

按詩大明篇駟騵彭彭隱元年公羊疏引作四騵駟鐵篇駟

鐵孔阜說文馬部引作四驖四牡篇四牡騑騑儀禮既夕篇

疏引作駟牡定十年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五行志引

作公子地有白馬駟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

按易繫辭傳原始反終釋文曰反鄭虞作及論語雍也篇注

而及如宋朝之美釋文曰及本作反

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注衅釁字也

按衅從半聲釁從分聲釁之爲衅猶分之爲半春秋繁露云

春秋分者陰陽相半也說文引論語文質份份孔注曰文質

相半之貌詩泮宮說文無頖字鄭注曰頖之言班

也周禮太宰職匪頒之式司農注曰頒讀班布之班謂班賜

也頖言班而頒亦讀班疑頖卽頒字頒從分聲或作頖釁從

分聲或作衅正一例矣

名之曰建橐注建讀爲鍵字之誤也

按說文楗𨵦門也是關鍵字實當作楗古字與建通楚太子建屈建並字子木建卽楗也月令脩鍵閉以鍵爲之故鄭亦讀從鍵耳今人於門戶多用銅鐵爲鎖亦或以木爲之用銅鐵者宜謂之鍵用木者宜謂之楗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子讀如不子之子

按尚書子不子釋文云鄭將吏反則不子之子鄭讀爲字此經亦從之釋文云子如字非鄭義又云徐將吏反得之列子楊朱篇云子產不字過門不入此鄭讀所本也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曰褒猶進也

按周禮大祝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讀爲報

故人不耐無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按說文耐爲彤之或體云諸法度字皆從寸鄭意則耐爲古能字非耐也疑鄭爲得之從寸與從又同叔或作耐是其證也又者右手人之作事必以右手寸部尋篆說解云又寸分理之意理之耐字從寸亦取分理之意

其輤有禒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舊讀如稠施之稠禒記

按定四年左傳作綢茷字本從糸因此爲車飾故變從車耳鄭所據左傳作稠施爾雅釋草茹蘆茅蒐孫炎注曰茅蒐一名稠可以染絳蓋以其色言則從艸作稠以其質言則從糸作綢以其爲車飾而言則從車作輤古字通耳

載以輪車注輪讀爲輇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
按玉篇車部輇市專切有幅曰輪無幅曰輇輪同上是輪輇
本一字鄭從說文故讀輪爲輇耳
適者曰某不祿注適讀爲匹敵之敵
按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燕義篇莫敢適之義
也釋文曰本亦作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
荀子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曰適讀爲敵
敵適古字通
使某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按此非必周秦聲誤至與實本同部字也實字在廣韻五質
而從至得聲之字收入質韻者有晊郅桎蛭銍侄窒姪陊跮
窒挃庢銍桎陊嗻蟙還螲蛭矰等二十三字此卽實至聲
近之證
大夫附於士注附讀皆爲祔
按周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故書附爲祔杜子春云當
爲附是附祔同聲古書相亂之證
緦冠繰纓注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
按荀子正論篇又作慅嬰皆聲近假借之例
甕甒箄衡注衡當爲桁所以庋甕甒之屬聲之誤也
按詩采芑篇有瑲葱珩玉藻篇作葱衡衡之通作桁猶衡之
通作珩
猶是附於王父也注猶當爲由由用也

按猶由古通用孟子書每以由爲猶周易豫九四由豫釋文曰由馬本作猶

君之喪大胥是斂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喪大記

按此亦聲之誤也祝聲轉而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祝詛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混矣

實于綠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

按角有祿音廣韵一屋盧谷切有角字云角里先生漢時四皓名是也陳第毛詩古音考謂角本音録故與綠字聲近而混

加僞荒注僞當爲帷

按僞從爲聲當在戈麻部而得讀爲帷者亦猶離宇在戈麻部而楚辭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老子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等句皆轉入支佳韵也亦可觀古音之變矣

大夫葬用輴注輴皆當爲載以軨車之軨聲之誤也

按盾聲與屯聲相近投壺篇二算爲純釋文純音全純從屯聲得音全故輴從盾聲可通作軨也

士葬用國車注軨字或作圂是以又誤爲國

按軨輪一字禮記篇作輪車此云國車鄭以爲圂字之誤愚謂或圂字之誤假圂爲輪因誤爲國也

大夫士以咸注咸讀爲緘

按莊子天運篇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釋文曰緘司馬本作咸

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爲攘祈聲之誤也 祭法

按離騷聊逍遥以相羊文選上林賦作消摇乎襄羊此相通作攘之例得通用詩祈父箋云祈圻畿同周禮大司馬職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注故書畿爲近詩以祈爲畿周禮故書以近爲畿此近通作祈之例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

按形似而誤非相通也

濟濟漆漆然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 祭儀

按切從七聲漢隸多以泰爲七字大元經元攡曰運諸泰政

方言曰吳有泰娥之臺泰卽七也故漆通作切

殷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

按洪範篇時暘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論衡寒溫篇暘者陽也則其義本通

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

按三年問篇則必反巡過其故鄉荀子禮論篇作則必反鉛過故鄉注鉛與沿同

陰爲野土注陰讀爲依蔭之蔭

按釋名釋形體曰陰蔭也言所在蔭翳也是其義本通故古亦通用昭元年左傳趙孟視蔭釋文曰蔭本作陰詩有杕之杜箋以其特生陰寡也桑柔傳言陰均也釋文並曰本亦作

陰

見以蕭光　見閒以俠甒注見及見閒皆當爲覭字之誤也

按見與覭乃聲近之誤見閒則一字誤分爲二此類古書多有之鄭說固可信然愚謂見以蕭光卽閒以蕭光聲之誤也見閒以俠甒當亦作見以俠無經師相傳以兩見字皆當讀爲閒故於下見字旁注閒字傳寫誤入正文耳說詳羣經平議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聲之誤也

按說文火部炷從火圭聲讀若同炷可讀若同故跬得通作頃也玉篇足部跬羌椎切舉一足踦同上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按術述古通用詩日月篇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儀禮士喪禮不述命注曰古文述皆作術漢書賈山傳術追厥功注曰術亦作述漢人隸書往往以術爲述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靈臺碑陰州里稱術皆其證也

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祭統

按儀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鄭注並曰宿讀爲肅肅書顧命篇王三宿正義引鄭注曰宿肅也百官進徹之注進當爲餕聲之誤也

按玉篇食部餕子徇切走部進子信切餕與子雙聲進與子亦雙聲故餕得轉而爲進

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注舍當爲釋聲之誤也

按儀禮大射儀獲而未釋獲鄉飲酒禮主人釋服注並曰古文釋作舍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曰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哀公問

按禮運篇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曰志謂識古文周禮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亦曰志古文識是志識實一字此云志讀爲識讀從今字使學者易曉也

夙夜其命宥密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孔子閒居

按今詩作基命而釋文曰其命音基本亦作基則陸氏所據本作其命作其者古文作基者以師讀改之

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爲湯躋

按猶樂記地氣上齊讀爲躋也

其惟不言言乃讙注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坊記

按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驩蓋古字並通耳裴駰集解引鄭注驩喜悅也則亦讀爲歡

唯卜之日稱二君注二當爲貳

按周易繫辭傳因貳以濟民行注貳當爲二

素隱行怪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中庸

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注蘇讀爲傃傃向也說文無傃字作素作蘇皆聲近假借未知本字爲何也

可以與知焉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

按廣韵八語與善也待也說文曰黨與也音余呂切九御與

參與也音羊洳切此讀從參與之與也可知漢人於上去之
辨已嚴矣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

按此讀從其音非讀從其義也詩大明篇文王初載釋文載
字無音則宜讀本字此從其讀則當讀如載之本字方合而
陸氏於此乃云栽依注音災夫音災則栽之本音也據廣韻
十六咍栽災並音祖才切此栽字果音災則直云栽如字足
矣於鄭注大背何言依注音災乎

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
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

按呂氏春秋愼大覽親郤如夏高注曰郤讀如衣今兗州人
謂殷氏皆曰衣此可證成鄭義廣韻八微有郼字云殷國名
也與衣並音於希切郤蓋卽殷之異文也

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

按周易坎上六寘于叢棘釋文云寘劉作示周禮朝士注示
于叢棘釋文曰示本作寘詩鹿鳴篇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
寘正義曰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

既廩稱事注既讀爲餼

按餼本作氣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或作槩又或作
餼然則作既者卽槩之省耳說文既小食也從皀无聲引論
語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不使勝食氣既與氣通卽與餼通
矣儀禮聘禮記如其饔餼既之數注曰古文既爲餼

肫肫其仁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

按詩本作諄諄釋文云字又作訰據玉篇則諄訰爲兩字據集韵則諄訰肫三字通荀子哀公篇楊注亦曰肫與訰同而此注又作忳忳楚辭惜誦篇云中悶瞀之忳忳注云憂貌義稍別然形況之辭本無定肫肫訰訰忳忳一也

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按毛傳訓載爲事箋無異說此云生物自是箋詩注禮之不同不足爲疑惟上文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以彼證此疑此文本作上天之栽注則云栽讀曰載謂生物也生與殖同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襄三十年左傳子產殖之枚傳杜注曰並殖生也鄭意栽者培之及此上天之栽並殖生也

天之栽並爲生殖之義而栽之本義則爲築牆長版而非生殖之謂故改讀爲載自鄭注行而栽培之義世人已耳熟之廣韵十六咍云栽種也不知有築牆長版之說矣相沿既久謂栽字自可訓生物乃據詩改禮徑作上天之載又改鄭注以就之而與前注兩歧矣卽前注亦有爲後人竄改者葢既云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則當云載猶殖也此鄭注之通例乃云栽猶殖也仍作本字何必改讀乎殆亦後人以栽有殖義而載轉無殖義故改載猶殖也爲栽猶殖也以從後世之見耳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亦當言民聲之誤表記

按古書民與人通人與仁通不可勝舉此以仁爲民猶以人

爲民耳

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按禾氾移之語疏不詳其所出說文禾部移禾相倚移也倚移本疊韵字考工記既建而迆司農注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疑鄭此注本作禾迆移蓋倚移疊韵迆移亦疊韵可作倚迆亦可作迆移也氾蓋迆字之誤

節以壹惠注壹讀爲一

按儀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等篇注並云古文壹作一有司徹篇注云今文壹爲一此二字至今通用不可勝舉

尹吉曰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緇衣

按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曰故書吉或爲告又尚書呂刑篇度作刑以詰四方漢書刑法志作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此告與吉形近相混之證至告之與誥說文分爲二字鄭則一之愚有說詳兒笘錄

臣儀行注儀當爲義聲之誤也

按周禮肆師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則儀義乃古今字此讀從今字耳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天當爲先字之誤也

按玉篇天古文作𡈼故形近而誤

君雅曰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按書序君牙釋文曰或作君雅是尚書亦有作雅者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注亦云或作雅

資冬祁寒注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按資至聲近祁從示聲與是亦聲近此皆聲之誤耳鄭以爲齊魯語葢鄭君親驗當時語言如此漢初傳經大儒多出齊魯故齊魯之語得入經傳也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

按周易姤彖傳注正乃功成也釋文云正亦作匹據王氏此注本解說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則當以作匹爲是正亦匹字之誤與此一例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莊子天運篇曰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又則陽篇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作匹

故君子寡言而行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按玉篇寡古瓦切顧古布切寡與古雙聲顧與古亦雙聲故寡得轉爲顧

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葢也

按割字古或省作害書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馬本作害是也害篆書作㝵故與周相似而誤勸與觀左旁相似列子楊朱篇故不爲名所勸釋文曰勸一本作觀是亦相似而誤也

田與申則聲相近棘鼓之爲田鼓陳氏之爲田氏並其例也

鄭讀從古文而又通劃爲蓋爾雅釋言蓋劃裂也釋文曰蓋
舍人作害劃之通作蓋猶蓋之通作害矣
親始死雞斯注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問喪
按廣韵十二齊雞笄並古奚切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
千萬里注斯離也斯之爲纚猶斯之爲離
唯公門有稅齊衰注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服問
按訓稅爲免則當讀稅爲脫廣雅釋詁曰免脫也鄭云古者
說或作稅則讀稅爲說矣言說之說無免脫之義疑當作古
者脫或作稅
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下焉猶然三年問
按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祭義篇國
人稱願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但此用然字與他處
異然猶乃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竟信其志注信讀如屈伸之伸
按詩擊鼓篇不我信兮釋文信郎古伸字也荀子天論篇老
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楊注曰信讀爲伸古通用
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大學
按荀子榮辱篇彼臭之而無嗛於鼻注曰嗛當爲慊猒也此
以謙爲慊猶彼以嗛爲慊
見君子而后厭然注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
按荀子王霸篇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注厭讀爲黶
恢慊也注恢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按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爲下國恂蒙注云詩爲駿龐恂可通作駿故亦可通作峻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在上高峻也恂之讀峻猶筍之訓峻也

命也注命讀爲慢聲之誤也

按命在眞臻部慢在元寒部本亦不通然楚辭抽思篇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以進與願爲韵此卽命讀爲慢之例也惟鄭此讀愚不之從說見弟一樓叢書八

爲后服資衰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昏義

按周易旅九四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子夏及眾家本皆作齊

荀子哀公篇資苴衰苴杖者不聽樂注資與齊同

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注愁讀爲揫揫斂也 鄉飲酒義

按說文聿部籗收速也或作揫又手部揫束也詩曰百祿是揫是揫字說文兩見而義則同尹知章注管子四時篇范望注太元元數篇並曰秋揫也卽用鄭義廣雅釋詁曰秋愁也

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秋者愁也則仍以本字讀之周禮秋官正義引鄭目錄曰秋者遒也據說文揫卽百祿是遒之遒則揫與遒異而同矣

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 射儀

按大學篇一言賁事注賁本作僨

職諸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注卒讀皆爲倅 燕儀

按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鄭此注從先鄭也周禮車僕掌戎車之萃

字又作萃

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 聘義

按釋名釋言語曰浮孚也孚甲在上者也是孚浮聲近義通尹讀如筠者據禮器正義引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鄭以禮器之筠解顧命之筍是筠古作筍筍以尹爲之猶筍字之俗作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